

初
中
國
文
精
選

(五)

正
中
書
局
印
行

編選說明

一 本冊文字，超重理論說明。但說理之文，往往枯燥。茲仍就實際具體事項出發；所選各篇，或性靈流露，情趣盎然；或富涵歷史、地理、及社會常識，深合教學原理。文字曉暢，尤便摩習。

二 本冊就人生境遇及其意趣，闡明人生之意義，整理學生之思想，分爲三單元：

- (一) 人倫與社交
- (二) 學修與勞作
- (三) 遊賞與美感

三 本冊分上下兩部分，各按上列三單元編輯，周而復始，表列如左：

	下	上	篇目單元 部分
	21-30	1-10	人倫與社交
	31-35	11-16	學修與勞作
	36-40	17-20	遊賞與美感

目次

一 畫網巾先生傳 戴名世 …… : 一

二 五人墓碑記 張溥 …… : 五

三 家書 楊繼盛 …… : 八

四 板橋至性 陳東原 …… : 一六

五 杜環小傳 宋濂 …… : 二三

六 師說 韓愈 …… : 二五

七 獄中上母書 夏完淳 …… : 二七

八 金縷曲 顧貞觀 …… : 三一

九 交信錄序 謝枋得 …… : 三三

一〇 日本的社會習尙 戴季陶 …… : 三五

目 次

一一	舜發於畎畝之中章 孟子	四四
一二	勤工儉學傳書後 吳敬恆	四六
一三	談動 朱光潛	五三
一四	說靜 心 水	五八
一五	辨志 張爾岐	六一
一六	爲學與做人 梁啓超	六五
一七	歐遊心影錄楔子 梁啓超	七五
一八	乙亥北行日記 戴名世	七八
一九	泰山日出 徐志摩	八四
二〇	東南山中看桃花記 劉大紳	八八
二一	塞外尋親 黃鈞宰	九〇
二二	爲兄超求代疏 班昭	九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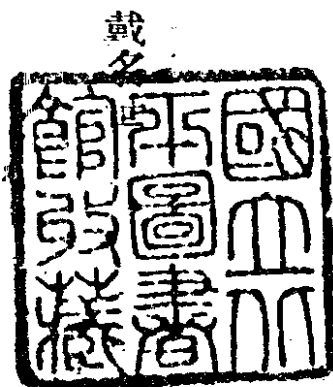
二三	蘇武傳	班固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九六
二四	與蘇武詩	李陵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一〇〇
二五	范式張劭	范曄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一〇二
二六	樂羊子之妻	范曄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一〇四
二七	與阮光祿書	侯方域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一〇六
二八	范增論	蘇軾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一〇九
二九	藺相如完璧歸趙	司馬遷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一一二
三〇	魯仲連義不帝秦	劉向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一一五
三一	享福與吃苦	種因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一二〇
三二	自爲與爲人	杜威演講	胡適譯記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一二四
三三	范文正公論	黃永年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一三三
三四	論語八章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：	一三七

三五	我們對於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	朱光潛	：	：	：	：	：一三八
三六	醉翁亭記	歐陽修	：	：	：	：	：一四五
三七	新城遊北山記	晁補之	：	：	：	：	：一四七
三八	遊記二篇「始得西山宴遊記」「钴鉾潭西小邱記」	柳宗元	：	：	：	：	：一四九
三九	前赤壁賦	蘇軾	：	：	：	：	：一五三
四〇	詩詞三首「短歌行」「曹操「赤壁歌」「李白「念奴嬌」蘇軾	曹操 李白 蘇軾	：	：	：	：	：一五六

一 畫網巾先生傳

○順治二年，既定江東南，而明○唐王卽皇帝位於福州。其泉國公○鄭芝龍陰受於大清督師○洪承疇旨，棄關撤守備，七閩皆沒。而新令薙髮更衣冠，不從者死。於是士民以違令死者，不可勝數；而畫網巾先生事尤奇。

先生者，其姓名爵里，皆不可得而知也。攜僕二人，皆仍明時衣冠，匿跡於○邵武光澤山寺中；事頗聞於外。而光澤守將吳鎮，使人掩捕之，逮送邵武守將池鳳陽。鳳陽命去其○網巾，留於軍中，戒部卒謹守之。先生既失網巾，○櫛盥畢，謂二僕曰：「衣冠者，歷代各有定制；至網巾，則我太祖高皇帝創爲之也。今吾遭國破，卽死，豈可忘祖制乎？女曹取筆墨來，爲我畫網巾額上。」於是二僕爲先生畫網巾；畫已，乃加冠。二僕亦互相畫也。日



以爲常。軍中皆譁笑之。而先生無姓名，人皆呼之曰畫網巾云。

當時是江西福建間有四營之役。四營者：曰張自盛，曰洪國玉，曰曹大鎬，曰李安民。先是自盛隸明建武侯王得仁爲裨將。得仁既敗死，自盛亡入山，與洪國玉等收召散卒及羣盜，號曰恢復，衆且踰萬人。而明之遺臣，如督師兵部右侍郎揭重熙，詹事府正詹事傅鼎銓等，皆依之。歲庚寅夏，四營兵潰於邵武之禾坪，池鳳陽詭稱先生爲陣俘，獻之提督楊名高。名高視其所畫網巾，①班班然額上，笑而置之。名高軍至泰寧，從②檻車中出先生，謂之曰：「若及今降我，猶可以免死。」先生曰：「吾舊識王之綱，當就彼決之。」王之綱者，福建總兵破四營有功者也。名高喜，使往之綱所。之綱曰：「吾固不識自若也。」先生曰：「吾亦不識若也。今特就若死耳。」之綱窮詰其姓名，先生曰：「吾忠未能報國，留姓名則辱國；智未能保家，留姓名則辱家；危不卽致身，留姓名則辱身。軍中呼我爲畫網巾，卽以此爲吾姓名可矣！」之綱曰：「天下事已大定。吾本明朝總兵，徒以識時變，知天命，至今日不失富貴。若一匹夫，倔強死，何益？且夫改制易服，自前世已然。」因指其髮

而誦之曰：「此○種種者而不肯去，何也？」先生曰：「吾於網巾且不忍去，況髮耶？」之網怒，命卒先斬其二僕。羣卒前○捽之，二僕○瞋目叱曰：「吾兩人豈惜死者耶？願死亦有禮，當辭吾主人而死耳！」於是向先生拜且辭曰：「奴等得事掃除泉下矣！」乃欣然受刃。之網復謂先生曰：「若豈有所負耶？義死雖亦佳，何執之堅也？」先生曰：「吾何負？負吾君耳！一籌莫效，而束手就擒，與婢妾何異？又以此易節烈名。吾笑夫古今之循例而負義者，故恥不自述也。」出袖中詩一卷，擲於地，復出白金一封，授行刑者曰：「此樵川范生所贈也！今與汝。」遂被戮於泰寧之杉津。泰寧諸生謝韓，葬其骨於郭外杉窩山，題曰：「畫網巾先生之墓。」歲時上塚致祭不輟。

當四營之既潰也，揚名高王之網復追破之，死逃略盡，而敗將有願降者，率兵受招撫於邵武。行至朱口，一卒獨不肯前，伸頸謂其○伍曰：「殺我！殺我！」其伍怪之，且問故。曰：「吾熟思之累日夜矣！終不能俯首事降將，寧死汝手！」其伍難之，乃○奮袂裂背，抽刃相擬曰：「不殺我者，今當殺汝。」其伍乃揮淚斬之，埋其骨而去。揭重熙傳鼎銓，先後

被獲不屈死；張自盛曹大鎬等，後就縛於瀘溪山中。

贊曰：自古守節之士，不肯以姓字落人間者，始於明。永樂之世，當是時，一夫守義，而禍及九族，故多匿跡而死，以全其宗黨。迨崇禎甲申而後，其令未有如是之酷也；而以余所聞，或死或遁，不以姓名里居示人者頗多。有使弔古之士，莫能詳焉，豈不可惜也夫！如畫網巾先生事甚奇，聞當時有馬耀圖者，見而識之，曰：「是為馮生舜也。」至其生平，則又不能言焉。余疑其出於附會，故不著於篇。

——南山集——

【註釋】

- 順治 清世祖年號。
- 唐王 名聿鍵，清兵既陷南京，唐王稱帝於福州，改元隆武。
- 鄭芝龍 明末南安人，初為海盜，受明招降，擁唐王圖恢復，後降清，因其子成功據臺灣不屈，被殺。
- 洪承疇 明萬曆進士，官至薊遼總督，與清兵戰於松山，被執，遂降。
- 邵武 福建縣名。
- 網巾 以絲結網為巾，用以裹髮，始於明初。
- 椰盃 梳髮洗面也。
- 班班 明著也。
- 檣車

囚車也。①若猶汝也。②種種髮短貌。左傳：「余髮如此種種矣。」③擘手持也。

④瞑目叱。瞑，怒目也。叱，呵責也。史記：「項王瞑目叱之。」⑤伍五人為伍，此言徒衆也。⑥

奮袂猶言奮臂。袂，袖也。裂背，言怒甚而目眶欲裂也。⑦永樂明成祖年號。⑧崇禎明思宗

年號。

【作者】

戴名世清桐城人，字田有，號褐夫。康熙進士，官翰林院編修。少年才思英發，尤留心明代史事，網

羅放失，旁求遺聞。因所著南山集用明永曆年號，被劾狂妄，下刑部，坐大逆被殺。

二 五人墓碑記

張溥

五人者，蓋當①蓼洲周公之被逮，激於義而死焉者也。至於今，郡之賢士大夫，請於

當道，即除②魏闢廢祠之址以葬之，且立石於其墓之門，以旌其所為。嗚呼！亦盛矣哉！

夫五人之死，去今之墓而葬焉，其為時正十有一月耳。夫十有一月之中，凡富貴之

子，慷慨得志之徒，其疾病而死，死而湮沒不足道者，亦已衆矣！況草野之無聞者歟！獨五人之^①皦皦何也？

予猶記周公之被逮，在丁卯三月之望。^②吾社之行爲士先者，爲之聲義，斂貲財以送其行，哭聲震動天地，^③緹騎按劍而前，問誰爲哀者，衆不能堪，^④扶而仆之。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，爲魏之^⑤私人，周公之逮所由使也，吳之民方痛心焉。於是乘其厲聲以呵，則譟而相逐，中丞匿於溷藩以免。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，按誅五人。曰顏佩章、楊念如、馬杰、沈揚、周文元，卽今之^⑥儼然在墓者也。然五人之當刑也，意氣揚揚，呼中丞之名而詈之，談笑以死。斷頭置城上，顏色不少變。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，買五人之脰而函之，卒與屍合。故今之墓中，全乎爲五人也。

嗟夫！大閹之亂，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，四海之大，有幾人歟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，素不聞詩書之訓，激昂大義，蹈死不顧，亦曷故哉？且矯詔紛出，^⑦鉤黨之捕，徧於天下。卒以吾郡發憤一擊，不敢復有^⑧株治。大閹亦逡巡畏義，^⑨非常之謀，難於猝發，待^⑩聖人

之出，而投繯道路，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。

由是觀之，則今之高爵顯位，一旦抵罪，或脫身以逃，不能容於遠近；而又有翦髮杜門，佯狂不知所之者，其辱人賤行，視五人之死，輕重固何如哉？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於朝廷，贈諡美顯，榮於身後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，列其姓名於大隄之上。凡四方之士，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，斯固百世之遇也。不然，令五人者保其首領，以老於戶牖之下，則盡其天年，人皆得以隸使之，安能屈豪傑之流，扼腕墓道，發其志士之悲哉？

故予與同社諸君子，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，而爲之記。亦以明死生之大，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。賢士大夫者，問卿因之吳公，太使文起文公，孟長姚公也。

【註釋】

○蓼洲 周順昌，字景文，號蓼洲，明吳縣人。因議魏忠賢，被殺獄中。
○魏閣 指魏忠賢廢祠，魏閣之生祠也。
○傲傲 光明貌。
○吾社 指復社。
○緹騎 赤衣馬隊也，主擒姦執猾。後因

稱逮治罪犯之吏役為緹騎。⑤扶 撻也。⑥私人 指毛一鷺，為忠賢建生祠者。⑦儼 同

儼，憑高衆立貌。⑧鈎黨 謂相牽引為同黨也。⑨株治 因事株連逮治也。⑩非常之謀

謂篡位也。⑪聖人 指明莊烈帝。⑫贈諡 莊烈帝即位，贈順昌太常卿，諡忠介。官其一子。

⑬問卿 周書穆王命伯問為太僕正，後因借稱太僕為問卿。吳公，名默，吳江人。⑭文公 名震

孟。⑮姚公 名希孟。

【參考】

五人墓 在今江蘇吳縣虎邱山塘。

【作者】

張溥 字天如，明太倉人，崇禎進士。以葬親乞假歸，不復出仕，集四方名士，倡復社以繼東林，聲勢大盛，為執政所惡，幾遭禍。著有史論等書。

三 家書

楊繼盛

與妻書

賢妻張貞：

古人云：「○死有重於泰山，有輕於鴻毛。」蓋當死而死，則死比泰山尤重；不當死而死，則死無益於事，比鴻毛尤輕；死生之際，不可不揆之於道也。我一時間死在你前頭，你是一個激烈粗暴的性子，只怕你不曉得死比鴻毛尤輕的道理，我心甚憂。故將這話勸你。

婦人家有夫死同死者，蓋以夫死無兒女可守，活着無用，故隨夫亦死，這纔謂之「當死而死」。死有重於泰山，纔謂之「貞節」。若夫主雖死，尙有幼女孤兒，無人收養，則婦人一身，乃夫主宗祀命脈一生事業所係。如此若死，則棄夫主之宗祀，隳夫主之事業，負夫主之重託，貽夫主身後無窮之慮。則死不但輕於鴻毛，且爲衆人所唾罵，便是不知道理的婦人。

我打一百四十棍不死，是天保佑我。那時不死，於今豈有死的道理？萬一要死，也是重於泰山了，所惜者只是兩個兒子尙幼，讀書俱有進益，將來都成的，只怕誤了他；一個

女兒尙未出嫁，無人教導看管，怕惹人嗤笑。我就死了，留的你在，教導我的兒女成人長大，各自成家立計，就合我活着的一般。我在九泉之下，也放心！也歡喜！也知感你！如今咱一家兒，無有我也罷了；無有你，一時不成的，使人亡家破，稱了人家的願，惹人家的笑。你是一個最聰明知道理的，何須我說！千萬只是要你戒激烈的性子，以我的兒女爲重方可。

②二貞年幼，又無兒女，我死後，就著他嫁人；衣服首飾都打發他。我在監三年，他發心誦經，是他報我的恩了，不可著他在家守寡。

咱哥雖無照顧，也無別意，不過只是要便宜心腸。凡事讓他些，與他便宜，他就歡喜了；不可與他爭競。

二姐，四姐，要你常看顧他，五姐，六姐，也要親近他；應民自幼養活他一場，也須分他些土地。其餘家事，諒你能善處，我又說在後面，故不須多言。

與子書

應尾應箕兩兒：

人須要立志。初時立志爲君子，後來多有變爲小人的。若初時不先立下一個定志，則中無定向，便無所不爲，便爲天下之小人；衆人皆賤惡你。你發憤立志，要做個君子，則不拘做官不做官，人人都敬重你。故我要你弟兄先立起定志來。

心爲人一身之主，如樹之根，如果之蒂，最不可先壞了心。心裏若是存天理，存公道，則行出來便都是好事，便是君子這邊的人。心裏若存的是人欲，是私意，雖欲行好事，也有始無終；雖欲外面做好事，也被人看破你，如根衰則樹枯，蒂壞則果落。故我要你休把心壞了。

我若不在，你母是個最正直不偏心的人，你兩個要孝順他，凡事依他，不可說你母向那個兒子，不向那個兒子；向那個媳婦，不向那個媳婦。要著他生一些兒氣，便是不孝。不但天誅你，我在九泉之下，也擺布你。

你兩個是一母同胞的兄弟，當和好至老；不可各積私財，致起爭端；不可因言語差

錯，小事差池，便面紅耳赤。應箕性暴些，應尾自幼曉得他性兒的，看我面皮，若有些衝撞，擔待他罷。應箕敬你哥哥，要十分小心，合敬我一般的敬纔是。若你哥哥計較你些兒，你便自家拜跪，與他陪禮。他十分惱不解，你便央及你哥哥相好的朋友勸他，不可他惱了，你就不讓他。你大伯這樣無情的擺布我，我還敬他，是你眼見的。你待哥哥，要學我纔好。

應尾媳婦，是儒家女；應箕媳婦，是官家女。此最難處。應尾要教導你媳婦，愛弟妻如親妹，不可因他是官宦人家女，便氣不過，生猜忌之心。應箕要教導你媳婦，敬嫂嫂如親姐；衣服首飾，休穿戴十分好的。你嫂嫂見了，口雖不言，心裏便有幾分不耐煩，嫌隙自此生矣。四季衣服，每遇出入，妯娌兩個是一樣；兄弟兩個也是一樣的。每喫飯，你兩個同你母一處喫，兩個媳婦一處喫，不可各人合各人媳婦自己房裏喫。久則就生惡了。

你堂兄燕雄、燕豪、燕傑、燕賢，都是知好歹的人，——雖在我身上冷淡，卻不干他事。俗語云：「好時是他人，惡時是家人。」你兩個要敬他讓他。祖產分有未均處，他若是愛便宜，你讓他罷。切記休要爭競，自有旁人話短長也。

你兩個年幼，恐滑人見了，便要哄誘你。或請你喫飯，或誘你賭博，或以心愛之物送你，或以美色誘你。一入他圈套，便喫他虧。不惟蕩盡家業，且弄你不成的人。若是有這樣人哄你，便想我的話來識破。他合你好，是不好的意思，便遠了他；揀着老成忠厚，肯讀書肯學好的人，你就與他肝膽相交，語言必信；逐日與他相交，你自然成個好人，不入下流也。

讀書見是件好事，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行；見一件不好的事，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戒；見一個好人，則思量我將來必要與他一般；見一個不好的人，則思量我將來切休要學他。則心地自然光明正大，行事自然不會苟且，便爲天下第一等人矣。

居家之要：第一要內外界限嚴謹。院牆要極高，上面必以棘針緣的周密；少有缺壞，務要追究來歷。如夏間霖雨，院牆倒塌，必卽修起；如雨天不便，亦卽時加上塞籬，不可遷延日月，庶止姦盜之原。酒肉麵果，油鹽醬菜，必總收一庫房；五穀糧食，必總收倉房。當家之人，掌其鎖鑰，家人不得偷盜。衣服要樸素，房屋休高大，飲食使用要儉約。休要見人家

穿好衣服，便要做；住好房屋，便要蓋；使好家伙，便要買；此致窮之道也。若用度少有不足，便算計可費多少，即賣田產補完。切忌不可揭債，若揭債則日日行利，累得債深，窮得便快。戒之戒之！

田地四頃有餘，穀你兩個種了。不可貪心，見好田土又買。蓋地多則門必高，糧差必多，恐致負累，受縣官之氣也。

與人相處之道，第一要謙下誠實。同幹事，則勿避勞苦；同飲食，則勿貪甘美；同行走，則勿擇好路；同睡寢，則勿占牀席。寧讓人，勿使人讓；我，寧容人，勿使人容。人有恩於我，則終身不忘；人有讎於我，則即時丟過。見人之一善，對人稱揚不已。聞人之過，則絕口不對人言。人有向你說某人感你之恩，則云他有恩於我，我無恩於他；則感恩者聞之，其感益深。有人向你說某人惱你謗你，則云彼與我平日最相好，豈有惱我謗我之理；則惱我者聞之，其怨即解。人之勝似你，則敬重之，不可有妬忌之心；人之不如你，則謙待之，不可有輕賤之意。又與人相交，久而益密，則行之邦家，可無怨矣。

我一母同胞現在者四人，你大伯二姑四姑及我。大伯有四個好子，且家道富貴，不必你憂。你二姑四姑俱貧窮，要你常看顧他，你敬他合敬我一般。至於五姑六姑，亦不可視之如路人也。同族中有飢寒者，不能葬者，不能嫁娶者，要你量力周濟，不可忘一本之念，漠然不關於心。

你姐，是你同胞的人，他日後若富貴便罷；若是窮，你兩個要老實供給照顧他。你娘要與他東西；你兩個休要違阻。若是有些違阻，不但失兄弟之情，且使你娘生氣，又爲不友，又爲不孝。記之記之！

——楊忠愍集——

【註釋】

①死有重於……兩句 見司馬遷報任少卿書。

②二貞 繼盛妾名。

【作者】

楊繼盛 字仲芳，號椒山，明容城人。官至兵部員外郎，以疏劾嚴嵩被害。後追贈太常，諡忠愍。

四 板橋至性

陳東原

板橋有至性，無往不以忠厚待人，恰是中國宗法道德養成的。不但愛人，並且愛物。我們試一一論出。

板橋母親死的很早，據七歌裏說，是在他三歲時候，據乳母詩說是四歲，大概在纔三整歲，中國俗呼四歲的時候。那時本無甚知識，你看他後來追念他母親道：

「我生三歲我母無，叮嚀難割襁中孤。登牀索乳抱母臥，不知母歿還相呼！兒昔夜啼啼不已，阿母扶病隨啼起；婉轉喚撫兒熟眠，燈昏母咳寒窗裏。嗚呼二歌兮夜欲半，鴉棲不穩庭槐斷！」

「不知母歿還相呼，」這一句何其感傷！有一次我爲一班中學生講解到這句時，竟有爲之流淚的。板橋對家庭之愛，不獨母親如此，其他也多如此。他父親娶了一個後母，那時他家庭仍然很窮，板橋受其後母的益處不少。他在七歌裏追念他的後母道：

「無端涕泗橫，闌干，思我後母心悲酸。十載持家足辛苦，使我不復憂飢寒。時缺一升半升米，兒怒飯少相觸牴，伏地啼呼面垢汗，母取衣衫爲湔洗。嗚呼三歌兮歌徬徨，北風獵獵吹我裳！」

他的叔父對於他，也有極厚的愛情，他在七歌裏追念他的叔父道：

「有叔有叔偏愛姪，護短論長潛覆匿。倦書逃藥無事無，藏懷負背趨而逸。布衾單薄如空橐，敗絮零星兼臥惡。縱橫溲溺漫不省，就溼移乾叔夜醒。嗚呼四歌兮風蕭蕭，一天寒雨聞雞號！」

這都是至情至文，不朽的作品。至於他的乳母詩，前人推重的已多，尤感人的，是這詩的序。這序敘述乳母費氏待他的厚恩道：

「乳母費氏，先祖母蔡太孺人之侍婢也。燮四歲失母，育於費氏。時值歲饑，費自食於外，服勞於內。每晨起，負燮入市中，以一錢市一餅置燮手，然後治他事。間有魚餐瓜菓，必先食燮，然後夫妻子母可得食也。」

數年費益不支，其夫謀去，乳母不敢言，然長帶淚痕。日取太孺人舊衣，澣洗補綴，汲水盈缸滿甕，又買薪數十束積竈下，不數日竟去矣！燮晨入其室，空空然，見破牀敗几，縱橫視其竈猶溫，有飯一盞，菜一盂，藏釜內，即常所飼燮者也。燮痛哭，亦不能食矣！

後三年來歸，侍太孺人，撫燮倍摯，又三十四年而卒，壽七十有六。

方來歸之明年，其子俊得操江提塘官，屢迎養之，卒不去！以太孺人及燮故。燮成進士，乃喜曰：『吾撫幼主成名，兒子作八品官，復何恨！』遂以無疾終。

板橋因受經濟的壓迫，愈覺得愛情的可貴。惟其在這樣愛的滋養中，所以成就他至性流露，充塞天地的人格。乳母詩最後兩句道：「食祿千萬鍾，不如餅在手。」愈見其愛慕乳母之重。至其中有一「長恨富貴遲，遂令慚惡久」句，實足表示宗法社會中一般人受窮困壓迫者之憤慨心理。不過板橋壯年前雖以窮困之故，受了許多折磨，感盡人間冷暖，他卻無現在一般青年的阿諛媚世或勢利炫人的心理。板橋卻是實實在在願大庇天下寒士的。他有一圖章云「恨不得填滿了普飢債」這是何等心胸！你看他到

范縣做官未久，即令其弟持俸錢南歸，挨家比戶的散給，以敦宗族，陸親媼，念故交，調恤鄉里。他做官後，想到他東門一派本家的生活，「取魚撈蝦，撐船結網，破屋中喫糝糠，噉麥粥，奪取荇菜蘊頭蔣角煮之，旁貼蕎麥鍋餅，便是美食，幼兒女爭吵」的光景，便含淚欲落，這是何等忠厚。

原來板橋的行爲思想，受歷史的壓迫最深，「肚子仁義道德孝弟忠信，造成他那樣的人格。然而當時社會就壞到極點了，尤以讀書人最爲虛偽，所以他罵秀才，罵讀書人。他則率真處世，提倡忠厚。他說讀書人的正當的，是「入則孝，出則弟，守先待後，得志澤加於民，不得志修身見於世」的。「今則不然，一捧書本，便想中舉，中進士，作官，如何攫取金錢，造大房屋，多置田產。起手便錯走了路頭，後來越做越壞，總沒有箇好結果。其不能發達者，鄉里作惡，小頭銳面，更不可當。」他受盡窮困，所以看破了錢財；成了進士做了官，所以看破了讀書人；因而他纔敢說，敢罵，敢做出來。他覺得世上事，都是假的，只有真情往還，纔是真的；這是他忠厚待人，至性流露的根本原因。

他推此忠厚之性，至於愛物。他在灘縣署中與其弟墨第二書中說及教子之道，雖嬉戲頑耍，務令忠厚悱惻，不爲刻薄。他說：

「平生最不喜籠中養鳥。我圖娛悅，彼在囚牢，何情何理，而必屈物之性以適吾性乎？至於髮繫蜻蜓，線縛螃蟹，爲小兒玩具，不過一時片刻，便摺拉而死。夫天地生物，化育劬勞，一蟻一蟲，皆本陰陽五行之氣，綢繆而出，上帝亦心心愛念。而萬物之性，人爲貴，吾輩竟不能體天之心以爲心，萬物將何所託命乎？蛇虺蜈蚣豺狼虎豹，蟲之最毒者也，然天既生之，我何得而殺之？若必欲殺盡，天地又何必生？亦惟驅之使遠，避之使不相害而已。蜘蛛結網，於人何罪？或謂其夜間呪月，令人牆傾壁倒，遂擊殺無遺。此等說話，出於何經何典？而遂以此殘物之命，可乎哉？可乎哉？」

這許多話，好似有些迂腐，但正是從前人忠厚處，惟板橋纔說得如此透澈。

至性流露，表現得適中，固令人感愧，一旦形容過當，遂爲社會所歧視，因目爲狂。鄭方坤曰：「板橋徒以狂故，不理於口。」大概板橋喜歡任性言談，臧否人物，無所忌諱，又

喜和和尚們結交，當時遂頗有受人非難處。阮元 淮海英靈集說他「嘗置一囊，銀錢果食之類，皆貯於內，遇故人子或鄉鄰之貧窮者，隨所取而贈之。」這原是他贈人銀錢，灌人慚愧之苦心，也是他忠厚待人之極端表現。但阮元還說他是「性疏宕」所致，那就難怪當時有不理於口的了。板橋印章有「畏人嫌我真」及「直道心腸」的，都是他自道的真話。板橋嫁女是一箇極有趣的故事，據清朝野史大觀卷十一所轉載，云：

「板橋有女，頗能傳父學。及笄矣，而未字。友人某，所學所好，悉與板橋合。一日板橋語其女曰：『吾攜汝至一好去處，』乃偕至友家，曰：『此汝室也，好爲之行。且』琴鳴瑟應矣。』女知父意，亦留不復去。」

這很足表示板橋之真，但正是世人所目爲狂處。板橋在那時候，已打破婚姻的虛偽儀式了。

【註釋】

① 闌干 縱橫也。 ② 臧否 臧，善也。否，音痞，惡也。臧否人物，卽褒貶人物之意。 ③ 琴鳴瑟應

言夫婦和睦也。用詩「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」與「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」之意。

【作者】

陳東原 今人，曾任安徽省立圖書館館長。著有中國婦女史。

五 杜環小傳

宋 濂

杜環，字叔循，其先廬陵人，侍父一元游宦江東，遂家金陵。一元固善士，所與交皆四方名士。環尤好學，工書謹飭，重然諾，好周人急。

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，死於九江，家破。其母張氏，年六十餘，哭九江城下，無所歸。有識允恭者，憐其老，告之曰：「今安慶守譚敬先，非允恭友乎？盍往依之？」彼見母，念允恭故，必不遺棄母。母如其言，附舟詣譚，譚謝不納。母大困，念允恭嘗仕金陵，親戚交友，或有存者，庶萬一可冀。復哀泣從人至金陵，問一二人無存者。因訪一元家所在，問「一元今無恙否？」道上人對以「一元死已久，惟子環存，其家直鷺州坊中，門內有雙橘可辨識。母

服破衣，雨行至環家。環方對客坐，見母大驚，頗若嘗見其面者。因問曰：「母非常夫人乎？何爲而至於此？」母泣告以故，環亦泣，扶就坐，拜之，復呼妻子出拜。妻馬氏，解衣更母溼衣，奉糜食母，抱衾寢母。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，環知故人無在者，不足付，又不知伯章存亡，姑慰之曰：「天方雨，雨止，爲母訪之。苟無人事母，環雖貧，獨不能奉母乎？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，今母貧困，不歸他人而歸環家，此二父導之也。願母無他思！」時兵後歲饑，民骨肉不相保。母見環家貧，雨止，堅欲出，問他故人。環令媵女從其行，至暮，果無所遇而返，坐乃定。環購布帛，令妻爲製衣衾，自環以下，皆以母事之。母性褊急，少不愜意，輒詬怒。環私戒家人順其所爲，勿以困故，輕慢與較。母有痰疾，環親爲烹藥，進匕筋，以母故，不敢大聲語。

越十年，環爲太常贊禮郎。奉詔祠會稽還，道嘉興，逢其子伯章。泣謂之曰：「太夫人在環家，日夜念少子成疾，不可不早往見！」伯章若無所聞，第曰：「吾亦知之，但道遠不能至耳！」環歸，半歲，伯章來。是日環○初度，母見少子，相持大哭，環家人以爲不祥，止之。

環曰：「此人情也，何不祥之有！」既而伯章見母老，恐不能行，竟給以他事辭去，不復顧。環奉母彌謹，然母愈念伯章，疾頓加。後三年，遂卒。將死，舉手向環曰：「吾累杜君，吾累杜君，願杜君生子孫，咸如杜君！」言終而氣絕。環具棺槨殮殯之禮，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，歲時常祭其墓云。環後爲晉王府錄事，有名，與余交。

○史官曰：「交友之道難矣！○翟公之言曰：『一死一生，乃知交情。』彼非過論也，實有見於人情而云也。人當意氣相得時，以身相許，若無難事，至事變勢窮，不能蹈其所言而背去者多矣！況既死而能養其親乎？吾觀杜環事，雖古所稱義烈之士，何以過？而世俗恆謂今人不逮古人，不亦誣天下人哉！」

——宋學士集——

【註釋】

○初度 始生時也。楚辭：「皇覽揆余於初度兮。」皇，皇考也。覽，觀也。揆，度也。言揆度其始生之時也。故俗稱生日曰初度。

○史官 作者自稱。

○翟公 漢下邳人。文帝時爲廷尉，賓客填門，及

罷，門外可設雀羅；後復用，賓客欲往，公大署其門曰：「一死一生，乃知交情；一貧一富，乃知交態；一貴一賤，交情乃見。」

【作者】

宋 濂 字景濂，明浦江人。英敏強記，通五經，自少及老，未嘗一日去書。撰元史二百十卷。

六 師說

韓愈

古之學者必有師，師者，所以傳道、受業、解惑也。人非生而知之者，孰能無惑？惑而不從師，其爲惑也終不解矣。生乎吾前，其聞道也固先乎吾，吾從而師之；生乎吾後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，吾從而師之。吾師道也，○夫庸○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？是故無貴，無賤，無○長，無○少，道之所存，師之所存也。嗟乎！師道之不傳也久矣！欲人之無惑也難矣！古之聖人，其出人也遠矣，猶且從師而問焉；今之衆人，其去聖人也亦遠矣，而恥學於師；是故聖益聖，愚益愚，聖人之所以爲聖，愚人之所以爲愚，其皆出於此乎？愛其子，擇師而教

之，於其身也則恥師焉，惑矣！彼童子之師，授之書而習其句，^④讀者也，非吾所謂傳其道，解其惑者也。句讀之^⑤不知，惑之不解，或師焉，或不焉，小學而大遺，吾未見其明也。^⑥巫、醫、樂師、百工之人，不恥相師；士大夫之族，曰師、曰弟子云者，則羣聚而笑之。問之，則曰：「彼與彼年相若也，道相似也。」位卑則足羞，官盛則近諛。嗚呼！師道之不復可知矣。巫、醫、樂師、百工之人，君子不齒，今其智乃反不能及，其可怪也歟！聖人無常師，孔子師^⑦郯子、^⑧苴弘、^⑨師襄、^⑩老聃。郯子之徒，其賢不及孔子。孔子曰：「三人行，則必有我師。」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，師不必賢於弟子，聞道有先後，術業有專攻，如是而已。

李氏子^⑪蟠，年十七，好古文，六藝經^⑫傳，皆通習之，不拘於時，學於余，余嘉其能行古道，作師說以^⑬貽之。

——韓昌黎集——

【註釋】

- ①夫 音扶
- ②庸知 猶豈知也。
- ③長 音漲。
- ④少 去聲。
- ⑤句讀 凡文字中語絕處

曰句；語未絕而以點分之，便於諷誦。讀音豆。④不 上聲，讀同否。⑤巫醫 爲人所禱者曰巫，治病之人曰醫。⑥邾子 春秋時小國之君，孔子問官於邾子。邾音談。⑦長弘 周大夫，孔子訪樂於長弘。⑧師襄 魯之樂官，孔子學琴於師襄。⑨老聃 卽老子，孔子問禮於老聃。⑩李蟠 唐貞元十九年進士。⑪傳 去聲。⑫貽 贈遺也。

【作者】

韓愈 字退之，唐鄆州南陽人。操行堅貞。由進士累官吏部侍郎，鯁直無所忌。憲宗時諫迎佛骨，坐貶潮州刺史。其先世居昌黎。宋元豐中追封爲昌黎伯，故世稱韓昌黎。著有韓昌黎集。

七 獄中上母書

夏完淳

不孝完淳今日死矣。以身殉父，不得以身報母矣。痛自①嚴君②見背，兩易春秋，冤酷日深，艱辛歷盡。本圖復見天日，以報大仇，卹死榮生，③告成④黃土。奈天不佑我，⑤鍾虐先期。一旅纔興，便成⑥齏粉。去年之舉，淳已自分必死，誰知不死，死於今日也。斤斤延

此二年之命，㊸菽水之養無一日焉。致慈君托迹於空門，生母寄生於別姓，一門漂泊，生不得相依，死不得相問，淳今日又㊹溘然先從㊺九京，不孝之罪，上通於天。嗚呼！雙慈在堂，下有妹女，門祚衰薄，終鮮兄弟。淳一死不足惜，哀哀八口，何以爲生？雖然，已矣。淳之身父之所遺，淳之身君之所用，爲父爲君，死亦何負於雙慈？但雙慈推乾就濕，教禮習詩，十五年如一日。嫡母慈惠，千古所難，大恩未酬，令人痛絕。慈君託之義融女兄，生母託之昭南女弟。淳死之後，新婦遺腹得雄，便以爲家門之幸，如其不然，萬勿置後，㊻會稽大望至今而零極矣，節義文章如我父子者，幾人哉？立一不肖後，如西銘先生，爲人所詬笑，何如不立之爲愈耶？嗚呼！大造茫茫，總歸無後。有一日中興再造，則廟食千秋，豈止麥飯豚蹄，不爲餒鬼而已哉？若有妄言立後者，淳且與先文忠在冥冥誅殛頑㊼嚚，決不肯捨。兵戈天地，苟死後，亂且未有定期。雙慈善保玉體，無以淳爲念。二十年後，淳且與先文忠爲出塞之舉矣，勿悲勿悲。相託之言，慎勿相負。武功甥將來大器，家事盡以委之。㊽寒食㊾盂蘭，一杯清酒，一盞寒燈，不至作㊿若敖之鬼，則吾願畢矣。新婦㊽結褵二年，賢孝素著，武

功甥好爲我善待之，亦武功。①渭陽情也。語無倫次，將死言善，痛哉痛哉！人生孰無死？貴得死所耳。父得爲忠臣，子得爲孝子，含笑歸。②太虛，了我分內事。大道本無生，視身若敝屣。但爲氣所激，緣悟天人理。惡夢十七年，報仇在來世。神遊天地間，可以無愧矣。

【註釋】

○嚴君 易家人：「家人有嚴君焉，父母之謂也。」今專以稱父。○見背 親死曰見背，謂離我

而去也。晉書李密傳：「臣以險釁，夙遭閔凶，生孩六月，慈父見背。」○告成 詩大雅江漢：「經

營四方，告成於王。」疏：「告其成功於宣王也。」後凡稱事已成曰告成。④黃土 指其父墓。

⑤鍾虐 鍾，重也，聚也；鍾虐，猶言大難。⑥齋粉 齋，音躋，細切爲齋，故菜肉之細切者，通謂之齋。

齋粉，謂粉身碎骨也。⑦菽水之養 菽，豆也。禮檀弓：「子路曰：『傷哉貧也！生無以爲養，死無以

爲禮也。』孔子曰：『啜菽飲水，盡其歡，斯之謂孝。』⑧溘然 忽然也，言其快。⑨九京 卽

九原，又作九泉，蓋形似而誤錯出。爲春秋晉國卿大夫墓地，在今山西省絳縣北境。⑩會稽

郡名，秦置，今江蘇東南部浙江西部皆其地。治吳，今江蘇吳縣。完淳，華亭人，華亭古屬會稽。⑪

鬮 音銀，愚也。⑫寒食 節名，荆楚歲時記：「冬至後一百五日，謂之寒食，禁火三日。」註：「據

曆，合在清明前二日，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。按寒食禁火之俗，世多以為晉文公哀念介之推而作。③孟蘭 指舊曆七月十五日——中元節。孟蘭盆經：「是佛弟子修孝順者，應念念中憶父母乃至七世父母，年年七月十五日，當以孝慈憶所生父母，為作孟蘭盆（按：以盆貯百味）施佛及僧，以報父母長養之恩。」按七月十五日為衆僧結夏圓滿之期，結夏九旬，參學得道者多，此日修供，其福百倍；故佛教人於是日作孟蘭盆，施佛及僧以報親恩也。（孟蘭盆為倒懸之義，七月十五日施佛及僧功德無量，可救先亡倒懸之苦，故稱孟蘭盆。）今俗於中元節作孟蘭盆會，即此遺義，但多誤會為施餓鬼者，蓋未悉其緣起也。④若敖之鬼 左傳宣四年：「鬼猶求食，若敖氏之鬼，不其餒而。」按此係楚令尹子文語。子文為若敖之後，憂子越椒之將滅宗，故有此言；後子越椒以若敖氏之族叛，楚遂滅若敖氏，今多引以喻無嗣者。⑤結縞 詩豳風東山：「親結其縞。」傳：「縞，婦人之褱也。母戒女施巾結說。」郝懿行爾雅疏：「婦人之褱即蔽膝。釋名：『婦人蔽膝，齊人謂之巨巾，田家婦女出至田野，以覆其頭，故因以為名也。』然則婦人之褱，既以蔽膝，又以覆頭。今登州女子嫁時，以絳巾覆首，謂之祓子，即古所謂巾歟？然則詩言結縞，即結其蔽膝之系。今田家嫁女，母為施妝，名曰上頭，即繫祓於首，與釋名之義合。」據此，古言結縞，正猶今言上頭，故世亦

稱結婚爲結縞。縞亦作縞。②渭陽 詩秦風篇名，渭陽，渭水之陽也。康公之舅，晉公子重耳也，出亡在外，穆公召而納之，時康公爲太子，送之渭陽而作此詩。後人每引此言舅甥之誼。③太虛 文選孫綽遊天台賦：「太虛遼廓而無閔。」註：「太虛，謂天也。」

【作者】

夏完淳 字存古，華亭人。明考功郎夏允彝之子。清師南下，允彝從總兵吳志葵起兵吳淞江，事敗，投松塘死。完淳亦參軍事，復與陳子龍等歃血舉義，爲清軍所執，逮至金陵。臨行，完淳拜辭其母曰：「忠孝家門事，何須問此身。」至江寧，望見鍾山曰：「我得歸骨於高皇帝孝陵，千載亡恨。」及見督師洪承疇，洪欲寬釋之，謬曰：「少年亦能叛乎！」完淳曰：「爾乃老叛，我忠臣，何叛乎？」長笑就刑，年僅十八。所著有玉樊堂集。

八 金縷曲

顧貞觀

季子平安否？便歸來，生平萬事，那堪回首？行路悠悠誰慰藉？母老家貧，子幼，記不起

從前杯酒。魍魅搏人應見慣，料輸他覆雨翻雲手，冰與雪，周旋久。

淚痕莫滴牛衣透，數天涯，依然骨肉，幾家能彀？比似紅顏多薄命，更不如今還有？只絕塞苦寒難受，廿載包胥承一諾，盼○烏頭馬角終相救。置此札，兄懷袖。

我亦飄零久！十年來，深恩負盡，死生師友。宿昔齊名非忝竊，只看○杜陵窮瘦，曾不減○夜郎○儂僊。薄命長辭知己別，問人生到此淒涼否？千萬恨，為君剖。

君生辛未吾丁丑，共些時，冰霜摧折，早衰蒲柳。詞賦從今須少作，留取心魂相守。但願得河清人壽。歸日急翻行戍稿，把虛名料理傳身後。言不盡，觀頓首。

——彈指詞——

【註釋】

○烏頭馬角 語見風俗通：「燕太子丹質於秦，求歸，秦王曰：『待烏頭白，馬生角，當放子歸。』」

○杜陵 指杜甫，以喻自身。 ○夜郎 指李白，曾流放夜郎；此處喻漢槎。 ○儂僊 孤苦慘

悽之意。

〔作者〕

顧貞觀 字華峯，號梁汾，清無錫人。時有吳江人吳漢槎，以罪謫貶寧古塔，貞觀作此寄之，爲納蘭成德所見，大爲感動，因代說項，吳得釋還。

九 交信錄序

謝枋得

天下有○達道，不曰朋友，而曰朋友之交。交者，精神有契，道德有同，非外相慕也。夫交以朋友，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則疏矣。○《易》大傳曰：「定其交而後求。」定者，見其心之可交也。交亦豈易定哉！公卿求士，見其才，不見其心，能負人；吾視○魏其侯○翟廷尉，悲之。士求公卿，見其勢，不見其心，能汙人；吾視○揚雄○班固蔡邕，笑之。○契之教人曰：「朋友有信。」孔門合交與信並言，信而交，交而愈信，亦可以無悔矣！同富貴相忌，而有○九官○十臣，同貧賤相疎，而有仲尼弟子，同患難相怨，而有○東漢黨人，此謂交，此謂信，此朋友得以列於人倫也。今人錄交曰雲萍，雲萍皆無情之物，義已不信，交何能堅？請

名之曰交信錄。交無上下，無貴賤，無死生，吾盡吾信，不敢求諸人，百年之間，萬世之後，倘能無愧天地而謂之人，始可見朋友之助，始可言交信矣。

——疊山集——

【註釋】

○天下有達道 中庸：「天下有達道五，曰君臣也，父子也，夫婦也，昆弟也，朋友之交也。」 ○易。

大傳 孔子作。 ○魏其侯 漢田蚡日益貴盛，魏其侯竇嬰賓客，皆去而就蚡。 ○翟廷尉 翟

公，漢文帝時為廷尉，賓客填門，及罷，門可羅雀。 ○揚雄 作劇秦美新，以頌王莽。 ○班固蔡邕

固黨竇憲，竇附董卓，憲卓敗，固皆均死獄中。 ○契 高辛世子，舜五臣之一，商之祖也。 ○九

官 漢書劉向傳：「臣聞舜命九官，濟濟相謀，和之至也。」 ○十臣 論語：「武王曰：予有亂臣

人。」 ○東漢黨人 漢靈帝時，宦官構成黨獄，李膺范滂等死者百餘人。

【作者】

謝枋得 字君直，宋弋陽人。寶祐中，舉進士，宋末，為江西招諭使，知信州，與元兵戰不利，乃變姓名，

披麻衣，賣卜建陽市中。天下既定，遂居閩中。參政魏天祐，見時方以求材為急，欲薦枋得為功，逼之

北行。至元都，不食而死，妻子亦殉。著有疊山集五卷，文章軌範六卷。

一〇 日本人的社會習尚

戴季陶

一個小民族，要想發展進步，尙武當然是一個最必要的習性。日本人的尙武，是人知道的。他們社會上種種的風習，與乎各種組織制度，處處可以表示他們尙武的精神來。這一點倒是十幾萬留學生，人人替日本人宣傳得够了，用不着我再來說。我想要特別說明的，倒是充滿日本社會的一種平和互助的習性。我們一定要了解尙武的習性、組織、制度，一定靠平和互助的習性去調和他幫助他，才有真實的用處。一爲生存而競爭，爲競爭而互助，「這是生物的本能。尙武是爲競爭而有的德性，平和是爲互助而有的德性，兩者同時是天生成的。無論怎樣野蠻殘酷的社會，都有多少平和的習性。如果天下有不會流淚的人，有不會流淚的民族，那麼或者他會絕對不懂得平和的。如果不然，無論怎樣好勇鬪狠，一定是有一種平和的情緒，流在民族生活的大平原當中。

日本人尙武的風氣，不只是封建時代幾百年當中養成，是他開國以來，一種新民族的生存必要上產生出來的習性。而他們和平的習性表現到社會風俗上成爲一種制度，這確是中國文化和佛教文化普及發展的結果。果然，平和的佛教到了日本，帶了許多殺伐性，中國講仁愛講中庸正道的孔子學說，會造成日本古學派的山鹿素行的神權說來，這是證明思想會隨境遇而變化。可是我們再翻過一面想，日本這一個山間蠻族，如果不得到中國印度的文化，他自己本身，決不是在二千年的短期當中，發明得出高尙的文化來的。豈不是至今還是吃人肉喝人血的鬼麼？——日本的傳說，有說上古時代，日本地方住着一種「鬼」，是最野蠻的原人，專門吃人肉喝人血的。——尤其是使我們特別注意的，就是日本社會生活當中一切平和的習尙，都是佛教種種教義教儀教禮的表現和中國文化的「禮教」的表現。直接淵源於日本固有神道的思想行爲是尙武，間接淵源於中國印度的思想行爲是尙文。更就精神生活的分析上說，日本的信仰生活，產生尙武的風習；而藝術的生活，產生平和的風習。我們試把日本所有的

藝術，分門別類，一件一件的研究，的確是很少發現和戰鬪相關的藝術。——除了武器的裝飾和狂言當中關於戰事的題材而外，多是表現平和思想和平和生活的。「茶道」「生花」兩種特殊的藝術的流行，並且是專為打消武家殺伐的習性——化干戈為玉帛——起見，這是歷史所明白告訴我們的。

日本民族的文明，年代是很淺的。封建的制度的廢除，不過是六十年前的事情。然而社會的文化，確是比中國進步得多。各種野蠻的械鬪，和名實相符的部落生活，在日本內地，是非常之少的。中國北方的寨子，南方的堡，這種完全是聚族而居的部落，在大一統的放任政治下面，他們過的生活，還是日本封建制度以前東南東北各地民族制下的生活。法律的效力，不能保障人民的生活，而政治的效力，不能強制人民的行動。再加上一個專制的愚民的政策，於是中國整個民族的文化，除了腐敗墮落的長江流域而外，北方諸胡混合的黃河流域，和苗獠雜處的西江流域，連封建制度的干涉政治的訓練也沒有受過，一天一天向野蠻方面退化，這是很當然的。日本的社會裏面，所以確

實流行着中國的禮教的好處，而中國只保留着禮教的腐敗無用的墮力，就是這個緣故。

我們從前住在日本的時候，那時日本的人口，沒有今天這樣稠密，資本主義沒有今天這樣成熟，由金錢造成的階級區分，沒有今天這樣明晰，生活沒有今天這樣困難。那時日本社會生活的情況，還保存着不少舊日良好風習。凡是二十年前到過日本的人，都很能知道的。便是在歐洲戰爭之前，東京大阪繁華，已絕非日俄戰前可比。但是社會的矛盾和裂痕，尚不如今日之甚。直到大地震之後，民衆的心理，隨着生活動搖，才起了絕大的變化。變化的方面，可以一言蔽之，就是「由安定向不安定，由平和向不平和。」偏偏很奇怪，社會人心，一天比一天向不平和方面變化，而尚武的精神，亦一天比一天消失。信仰心是比從前減少了，而一方面迷信卻比從前加多了。反宗教的運動，和無政府的傾向，剛剛與迷信的流行，成一個正比例。經過一千幾百年，才嚼融了中國文明印度文明，調和在日本人的血液裏，造成一種特殊的日本趣味，現在這日本趣味，卻

是一天破壞一天，一天減少一天。這一次我隔了六年後到東京，一切聞見，差不多有隔世之感。簡單說：

一、日本人的自信力減少，由自信力減少，而社會的民族的裂痕，便一天一天擴大。因為信仰漸趨薄弱的緣故，迷信的增加，卻是五花八門，和三年前我在四川所感覺的，程度雖有不同，而方向完全一樣。任何階級，都是拜金主義者，即日本人所謂「町人根性」支配着。

二、民族的信仰心減少，同時就是民族美術性的破壞，尚武精神和平精神的低落。對於過去的感激，對於將來的希望，越是崩壞，而對於現在的玩賞精神，也就漸漸的崩壞。所謂「日本趣味」在東京大阪那樣大都市裏面，差不多要看不見了。

三、平和的好美精神和賞美的習慣，被一刻不停的鬥爭生活打破，社會生活失了平和性，而人生的內容，便一天比一天寂寞枯燥。生活的疲乏到了極度，自動的尚武，變了被動的爭鬥。社會組織的缺陷，一天擴大一天，於是全社會都充滿着革命的恐怖空

氣。

這些是大都會的現象；然而在離都市較遠的地方，還可以看得見日本的本來面目，這些變動的情形，且放到後面再講。現在先講十五年以前日本社會生活的平和相。

日本民族是最喜歡清潔整齊的，他們的生活，一般都很有規律。又是一個最講禮教的。他們的禮教，和中國老先生們口頭的性理，和早已變成僵屍的禮教情力支配着的中國社會，絕然不同。支配日本社會的繁文縟禮，比之中國，還要厲害得多。但是那些形式，還活潑潑的各自有他的效用，並不會變作禮教的化石。我們且先從日本人的家庭看起，日本人的社會，是一個男權的社會，女子是決沒有地位的。所謂三從四德賢母良妻，這些道德標準，在日本很確實地存在着，很生動地行使着。可是再沒有像中國那樣把女子關鎖在後房裏，不許與人見面的習慣。女子的言語行動，在一定制度下面，是有相當的自由。女子對於他的丈夫，是絕對的服從，絕對的恭順。每天丈夫出門回家，必定是跪迎跪送，但是他這一種跪送，已經成了一種很活潑的自動的動作。女子所使

用的言語，和男子所使用的言語，在文法上修詞上，是絕對不同的。任何時候，任何地方，很少聽見有女子使用普通的簡語。男子卻是不同的，在社會交際上，中流以上的男子，他們有幾種交際語，這些交際語，處處都相當的表現出男性。在很恭順地，向對方使用最敬語的時候，也處處很留意地保持着人格的威嚴。男子在幼年稚年時代的用語，已經是很顯明表現男子的獨立性和自尊性。這種地方，學校和家庭裏面，都是很獎勵的。在這樣一個男女階級最彰著而且懸殊的社會裏面，卻有一個很特殊的和中國不同的地方。我們且把他比較論出來。

一、中國的男尊女卑，是一個表裏很不相同的畸形制度，尤其在上層階級的家庭裏面，更是如此。一方面有極端男子虐待女子的事實，一方面更有極端的女子壓迫男子的事實。男子在名譽的壓迫下面，虛偽的忍耐和虛偽的隱瞞，是很普通的。而日本的社會，絕不如此。女子對於男子絕對服從的對面，是男子對於女子的絕對保護。——固然也有例外，然而例外很少。具備威嚴的保護愛和具備同情的體諒愛，在很巧妙的組

織下面調和着。我們在日本社會裏面，很少看見有女子對男子的河東獅吼，更少看見有男子對於女子的虐待。愛護弱者這一種武士的道德，尤其在男女間是看得很親切的。雖然也有置外妾的事，但一夫一妻的制度，比較確實地維持着，妻妾同室的事，是絕對沒有的。所以日本人的家庭，比起中國人的家庭來，要圓滿得多。我常覺得日本的男子在他的奮鬥生活當中，有兩個安慰。一個日本人所最喜歡的熱湯沐浴，一個就是很溫和的家庭。日本的女子對於他的丈夫，的確可以安慰他，同情他，使在社會上吃一整天苦惱的男子，由一夜的安慰而回復他的疲勞的精神。中國男子很普通的家庭苦，在日本社會上是絕不經見的。

二、中國的蓄婢制度，在日本是沒有的，同時中國這一種虐婢的事實，在日本更是沒有。階級分限很嚴格的封建制所產生的日本社會裏，主人對於使用的婢僕，絕不像中國都會地方的習慣那樣無情冷遇。他們家庭裏面的使用人，很像家庭一部分的組織分子。主人對使用人，處處都看得出一種温情。這一種温情不是發生於個人的性格，

而個人性格的養成，倒是原因於制度。現代的都市生活下面，漸漸地把一種溫情從屬關係打破了。契約的責任觀念，替代了階級的從屬觀念去。不過在中國這種畸形的虐待，和變相的佣金制度，在日本社會裏面，我是不曾見過。

三、宗法社會的男系家督相續制和財產相續制，是聯成一個東西的，這也是封建制度下面必然應有之義。但是長男對於次男以下的家屬的義務觀念，也是很明確的。這一層情形，更是和中國絕對不同的地方。

四、許多中國人，以為日本女子的貞操觀念淡薄得很，以為日本社會中的男女關係，差不多是亂交一樣，這一個觀念完全錯誤。大約這是中國留學生的環境，和他們的行為，很足以令他們生出這樣的錯覺來。日本人的貞操觀念，的確和中國人有很大的不同的地方，然而決不像中國留學生所說的。第一，日本人對於處女的貞操的觀念，絕不如中國那樣殘酷。第二，日本婦孺的貞操，固然也主張的，然而社會的習慣，絕不如中國那樣殘酷，至於有逼死女兒去請旌表的荒謬事件。第三，日本人對於妓女，同情的心

理，多過於輕蔑的心理。討妓女作正妻的事，是很普通的。尤其是維新志士的夫人，幾於無人不是來自青樓，這也可以證明日本社會對於妓女，並不比中國社會的殘酷。第四，日本的婦人的貞操，在我所曉得的，的確是非常嚴重，而且一般婦人的貞操觀念，非常深刻，並不是中國留學生所想像的那樣荒淫的社會。一般來說，我覺得日本的社會風紀，比之中國的蘇州上海，只有良好，決沒有腐敗。而他們貞操觀念，不是建築在古代禮教上，而是建築在現代人情上，也較中國自由妥當得多。

【作者】

戴季陶 名傳賢，黨國先進，早年留學日本。努力革命工作。曾任廣東中山大學校長，現任中央委員、考試院院長。著有三民主義理論的基礎、學禮錄等書。

一一 舜發於畎畝之中章

孟子

孟子曰：「舜發於畎畝之中，傅說舉於版築之間，膠鬲舉於魚鹽之中，管

虞吾舉於士，⑤孫叔敖舉於海，⑥百里奚舉於市。

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為，所以⑦動心忍性，⑧曾益其所不能！

人恆過，然後能改；困於心，⑨衡於慮，而後作；徵於色，發於聲，而後喻；入則無⑩法家，出則無敵國外患者，國恆亡。然後知生於憂患，而死於安樂也。」

【註釋】

——孟子——

①舜 虞帝之號，耕於歷山，三十登庸。②傳說 殷高宗賢相。初代胥靡版築於傅巖之野，高宗

求得之，舉以為相。③膠鬲 殷之賢臣，遭紂之亂，隱遁販鬻魚鹽，周文王舉之以為臣。④管夷

吾 即管仲。士，獄官也。管仲自魯囚執於士官，齊桓公舉以為相。⑤孫叔敖 孫叔敖隱處，耕於

海濱，楚莊王舉之以為令尹。⑥百里奚 百里奚亡虞適秦，隱於都市，穆公舉之於市而以為相。

⑦動心忍性 動驚其心，堅忍其性，使不違仁。⑧曾 同增。⑨衡於慮 衡，橫通。橫，塞其慮於

胸中，而後作為奇計異策也。⑩法家 法度大臣之家。⑪拂士 拂，同弼。拂士，輔弼之賢士也。

【參考】

孟子 戰國鄒人名軻，字子輿，受學於子思之弟子。曾與其徒著《孟子》七篇。其說尊王賤霸，重仁義，輕功利。創「性」善之說，謂人皆可以為堯舜。後世稱為亞聖，言亞於孔子也。

一二 勤工儉學傳書後

吳敬恆

自禽獸進化而為人。人之所尤進於禽獸者，何在乎？即以其前之兩足，發展為兩手，所作之工愈多，其生事愈備，凡可以善生類之羣，補自然之缺者，愈周也。

故吾人放目四矚，繞於吾身之外者，雲日也，山水也，草木也，皆天然物也。除此以外，街衢、堂室、牀榻、盤盂，一切為遊觀之物，為居宿之物，為飲食之物。桀黠之人，舉以炫富貴，傲壯麗，殉之而喪其道義者，無非人為之品而已。此等人為之品，無非成之以兩手。雖有今日機器之奧妙，疑若能自動作，然無人手焉撥動其機括於始，機器亦塊然廢置而已。

然則有手焉，始有人為之品。有人為之品，即所以善生類之羣，補自然之缺，是名「

進化。一若多此人爲之品，止供一部份之人，從而喪其道義，藉以炫富貴，傲壯麗，表異於同類，是因多此人爲之品，生類中反增不道德；人類發展其前之兩足而爲兩手，在宇宙爲退化矣，有是理耶？

於此而得兩義：一義，凡具兩手而爲人，能以其手作工，助增人爲之品，使生類之羣益善，自然之缺可補者，此可名之曰進化之動物。又一義，廢置其手而不用，反盜他人之所作，以炫其富貴，傲其壯麗，是其有意貽累生類之羣，無力能補自然之缺，爲顯然者，此可名之曰退化之動物。

吾固以爲知此兩義者，今日之人類多於古人。惟歧其論旨，匿其真理，用以惑亂於世者，後人亦愈多於古人。此必非後世善亦進，惡亦進，宇宙之退化與進化終相抵觸也。此因古代人智幼稚，則研理者寡，有聰明睿智較優於人者，質直而以易知之真理表示於衆，衆亦鮮能以疑似之曲義辯焉。

後世則人智愈進，研理者愈多。研理而不能不誤，此研究繁 \ominus 蹟之理者所不能不

顯之狀態。所以理則愈研究愈趨繁蹟，雖能得真理之人，固愈確而亦愈多。然因繁蹟而倘恍，遂致自誤。此愿者歧其論旨，其人亦未少矣。久或竟藉繁蹟爲欺炫，用以誤人。此黠者匿其真理，其人誠亦多矣。

此正若開辯論之會，方來客未多，坐中寥寥數十人，皆謹愿者。偶有一二長老抒其簡單之真理，衆亦稱善。迨忽然而曰：方聞多學之士增以百數，雖談真理者，詞義非簡單，人數非寡少，然逞詭辯以相抵者，數亦相當，衆之稱善於兩者，反淆雜而是非以亂。必待會之終結，談真理之羣，舌皆疲矣，逞詭辯之黨，詞亦窮矣，衆人之頭腦，亦以清晰，真理遂奏最後之勝利也。

最古之世，卽若寥寥數十客之時。迨後有所謂聖賢若堯舜、周孔之類者漸多，則似方聞多學之士，徐徐而集之時。今則正真理與詭辯激鬥方烈之時。吾不敢爲曲說，恐猶未入最烈之時代。若其終結，自猶去之遠矣。

最古之世，④能爲網罟者聖人；爲琴瑟者⑤又聖人；⑥爲杵臼、耒耜者又聖人；⑦爲

宮室、衣服、舟車、棺槨者，自更聖人。聖人皆工人也。此中國黃帝以前之狀態，人亦無異說。忽堯舜出而立倫理，是隱隱以爲工頭與工人之父兄，可以坐食。經④周、孔而逮孟、荀，所謂⑤治人、治於人之僞義，愈以確立。

雖至今日，帝王已羣目爲民賊，官吏已自謙爲公僕，治人之惡黨，其勢稍衰，然因有分工之真理，遂更增勞心、勞力之詭辯，間接爲帝王、官吏保其未殫之餘勢，直接爲富翁、資本家揚其代興之惡潮。

其爲說也，膠黏而不清，以遂其弊混。治人與治於人，一說也；勞心與勞力，一說也；學與工，又一說也。彼此本絕不相⑥蒙者；詭辯之徒則牽合而爲義，一若學止勞心，勞心者即治人者；工止勞力，勞力者即治於人者。

殊不知無論學與工，皆不能不心、力並用。學則有研理，亦有實習；工則欲善事，亦必運思。勞心、勞力，何可以爲工？學之分工，學彼此爲聯屬；習科學者結圖，職工事者運斤。學止爲工之預備，工止爲學之實施。學者當工，工者亦宜學。何與於治人與治於人之分？

將如詭辯者之旨，則必另有治人之學，通之止憑謬想，名曰勞心；玩愒者於股掌，遂自居於治人之列。此則吾敢斷言之曰：治人之學非學，乃賊民之技術，欲使一部分人盡食於人類之中，自忘其爲有手動物而已。否則，人與人相交際之學，能使各人自學之而自治之，何事而生治人一階級？非所謂①代斲而傷其手，勞而無功，久而爲害者乎？

此其義，古人早有明之者。堯舜以前，聖人皆工人，舉世無異說。迨堯舜立倫理，有協和天下之志，實乃生爲梗人願之漸。故當時卽有②壤父譏之曰：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。帝力何有於我哉？」寥寥數語，四千年以來，大道不明，止以爲高隱之談，其實深符今日社會新學理之「各盡所能，各取所需。」其意簡單了當，若曰：「一人人能舉其工，不違乎作息，則生事皆備，生類之羣可善，自然之缺可補，不必更有治人一階級，而天下始和。」（當時以此爲諷者，不止壤父一人，而③許由、巢父之徒皆是，足見堯舜之所爲，悟其非者，其始實多；其後積非勝是，莫名壤父等之妙，遂漫以高士混稱之耳。）

壤父所以止舉耕田、鑿井兩事者，乃簡單以舉例，不及備稱耳。非如後世偏重農事（農自亦一工），隱居之士，止以躬耕爲高尚，對於織屨、賣漿，稍若卑陋。蓋卽以堯舜自身爲證，舜固耕歷山者，然又曾漁雷澤，陶河濱。彼固立治人之僞義，而自身仍爲工人，猶未離於黃帝以前，聖皆工人之舊也。

今欲不違吾人兩手發展之原理，卽更宜宣暢人人作工之旨，使生類之羣，自然之缺，有所備而可善，可補，如是而已。

惟時代愈進，人類所需乎善羣，補缺之品物，決非如網罟、耒耜、耕鑿、漁陶之簡單。故工矣，又必更求精其工之學，一也。不幸而過去之時代，人類生有治人一階級，民賊剷除非易。彼等之口實，皆託言吾民之食於工者，程度幼稚，無可自治，則吾人自由爲奪。故工矣，不能不兼求自治之學，又一也。

【註釋】

——吳稚暉全集——

○頤 幽深。 ○方聞 猶言博聞。漢書武帝紀：「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，咸薦諸朝。」 ○詭辯 詭譎之辯論。 ○能為網罟者 相傳網罟為伏義臣網所作。 ○為琴瑟者 相傳伏義作瑟，神農作琴。 ○為杵臼耜耜者 相傳杵臼為伯余所作，耜耜為皋陶所作。 ○為宮室衣服舟車棺槨者 相傳宮室為堯使禹作，衣服為胡曹所作，棺槨未詳何人所作。 ○周孔孟荀 謂周公旦、孔子、孟軻、荀卿。 ○治人治於人 孟子滕文公上有「有大人之事，有小人之事。且一人之身，而百工之所為備，如必自為而後用之，是率天下而路也。故曰：或勞心，或勞力，勞心者治人，勞力者治於人，治於人者食人，治人者食於人，天下之通義也」諸語。 ○蒙 謂關連。 ○代斲而傷其手 老子有「代大匠斲，鮮有不傷其手者」之語。 ○壤父 相傳堯時人，姓名不傳，因其曾擊壤而唱「日出而作」之歌，故稱為壤父。 ○許由巢父 相傳堯時高士。堯擬以天下禪彼，拒之，逃隱箕山。後堯又召為九州長，彼不願聞此類語，乃去潁濱洗耳。巢父，相傳亦堯時高士，山居不營世利，以樹為巢，因稱為巢父。堯讓以天下亦逃而不受。 ○舜固耕歷山……陶河濱 韓非子難一：「歷山之農者侵畔，舜往耕焉，期年畝正。河濱之漁者爭坻，舜往漁焉，期年而讓長。東夷之陶者器苦窳，舜往陶焉，期年而器牢。」

【作者】

吳敬恆 字稚暉，江蘇武進人。清末留學日本，加入興中會，襄贊國父革命，歷遊南洋及歐陸各國。風節高邁，培養人才甚衆。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。年八十餘，尙矍鑠。著有上下古今談、吳稚暉全集等書。

【參考】

勤工儉學傳 蔡元培、李煜瀛、吳敬恆等在法國所發起之勤工儉學會之刊物。

一三 談動

朱光潛

從屢次來信看，你的心境近來似乎很不寧靜。煩惱究竟是一種暮氣，是一種病態，你還是一個十八九歲的青年，就這樣頹唐沮喪，我實在替你擔憂。

一般人歡喜談玄。你說煩惱，他便從哲學辭典裏拖出「厭世主義」、「悲觀哲學」等等堂哉皇哉的字樣來敘你的病由。我不知道你感覺如何。我自己從前彷彿也嘗過

煩惱的況味，我祇覺得憂來無方，不但人莫之知，連我自己也莫名其妙，那裏有所謂哲學與人生觀！我也些微領過哲學家的教訓，在心氣和平時，我景仰希臘，廊下派哲學者，相信人生當皈依自然，不當存有嗔喜貪戀；我景仰託爾斯泰，相信人生之美在宥與愛；我景仰白朗寧，相信世間有醜纔能有美，不完全乃真完全，然而外感偶來，心波立湧，拿天大的哲學，也抵擋不住。這固然是由於缺乏修養，但是青年們有幾個修養到「不動心」的地步呢？從前長輩們往往拿「應該不應該」的大道理向我說法。他們說，像我這樣一個青年應該活潑潑的，不應該暮氣沈沈的；應該努力做學問，不應該把自己的憂樂放在心頭。謝謝罷，請留着這副「應該」的方劑，將來患煩惱的人還多呢！

朋友，我們都不過是自然的奴隸。要征服自然，祇得服從自然，違反自然，煩惱纔乘虛而入。要排解煩悶，也須得使你的自然衝動有機會發洩。人生來好動，好發展，好創造；能動，能發展，能創造，便是順從自然，便能享受快樂。不動，不發展，不創造，便是摧殘生機，便不免感覺煩惱。這種事實在流行語中就可以見出，我們感覺快樂時說「舒暢」不

感覺快樂時說「抑鬱」這兩個字樣可以用作形容詞，也可以用作動詞。用作形容詞時，牠們描寫快或不快的狀態；用作動詞時，我們可以說牠們說明快或不快的原因。你感覺煩惱，因為你的生機被抑鬱；你要想快樂，須得使你的生機能舒暢，能宣洩。流行語中又有「閒愁」的字樣，閒人大半易於發愁，就因為閒時生機靜止而不舒暢。青年人比老年人易於發愁些，因為青年人的生機比較強旺。小孩子們的生機也很強旺，然而不知道愁苦。因為他們時時刻刻的遊戲，所以他們的生機不至於被抑鬱。小孩子們偶爾不很樂意，便放聲大哭，哭過了氣就消去。成人們感覺煩惱時也還要拘禮節，那能由你放聲大哭，喫黃連苦在心頭，所以愈覺其苦。哥德少時因失戀而想自殺，幸而他的文機動了，埋頭兩禮拜著成一部「維特之煩惱」書成了，他的氣也洩了，自殺的念頭也打消了。你發愁時並不一定著書，你就讀幾節哀歌，聽一幕悲劇，借酒澆愁，也可以大暢胸懷。從前我很疑惑何以劇情愈悲而讀之愈覺其快意，近來纔覺悟得這個洩與鬱的道理。

總之，愁生於鬱，解愁的方法在洩，鬱由於靜止，求洩的方法在動。從前儒家講心性的話，從近代心理學眼光看都很粗疏，祇有孟子的「盡性」一個主張，含義非常深廣。一切道德學說都不免膚淺，如果不從「盡性」的基點出發。如果把「盡性」兩字懂得透澈，我以為爲生活目的在此，生活方法也就在此。人性固然是複雜的，可是人是動物，基本性不外乎動。從動的中間我們可以尋出無限快慰。這個道理我可以拿兩件小事來印證：從前我住在家裏，自己的書房總歡喜自己打掃。每看到書籍零亂，灰塵滿地，你親自去洒掃一過，霎時間混濁的世界變成明窗淨几，此時悠然就坐，游目騁懷，乃覺有不可言喻的快慰。再比方你自己是歡喜打網球的，當你起勁打球時，你還記得天地間有所謂煩惱嗎？

你大約記得晉陶士行的故事。他老來罷官閒居，找不得事做，便去搬甌。晨間把一百塊甌由齋裏搬到齋外，暮間把一百塊甌由齋外搬到齋裏。人問其故，他說：「吾方致力中原，過爾優逸，恐不堪事。」他又嘗對人說：「大禹聖人，乃惜寸陰；至於衆人，當惜

分陰。——其實惜陰何必定要撒轆，不過他老先生還很茁壯，藉這個玩藝兒多活動活動，免得抑鬱無聊罷了。

朋友，閒愁最苦！愁來愁去，人生還是那麼樣一個人生，世界也還是那麼樣一個世界。假如把自己看得偉大，你對於煩惱，當有「不屑」的看待；假如把自己看得渺小，你對於煩惱當有「不值得」的看待；我勸你多打網球，多彈鋼琴，多栽花，多撒轆弄瓦。假如你不歡喜這些玩藝兒，你就談談笑笑，跑跑跳跳，也是好的。就在此祝你

談談笑笑，

跑跑跳跳！

——給青年的十二封信——

【註釋】

①廊下派哲學 希臘哲人齊諾（Zeno）於公元前二九四年始在雅典市場之粉飾的遊廊（Painted Porch）下講學，故稱廊下哲學者。齊諾為斯多噶派（Stoic school）之創始者，其學

以歸真返樸，窒慾去私爲宗。

① 託爾斯泰

俄國小說家。

② 白朗寧

英國詩人。

③ 陶士行

即晉陶侃，晉書載陶侃運甓習勞，今譯爲搬磚者是也。甓，甄也。

【作者】

朱光潛 字孟實，安徽桐城人，留學英國，學習哲學，曾任武漢大學北京大學教授。著有給青年的

十二封信、談美、文藝心理學、談修養等書。

一四 說靜

心水

我們試冷眼觀察國內外有學問的人，有擔任大事業魄力的人，和富有經驗的人，富有修養的人，總有一個共同的德性，便是「靜」。我們試細心體會，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學問、魄力、經驗、修養等等的程度，往往和他們所有的「靜」的程度成正比例。

靜的精神之表現於外者，當然以態度言詞最爲顯著。我們只要看見氣盛而色浮，便見所得之淺；邃養之人，安詳沈靜，我們只要見他面色不浮，眼光不亂，便知道他胸中

靜定，非久養不能。

我們試看善於演說，或演說有經驗的人，他的態度非常沈靜安定，立在演台上的時候，身體並不十分搖動，就是手勢略有動作，也是很自然的。惟其態度能如此之安定自然，所以聽衆也感覺得精神安定，全力注意於他的演辭。初學演說或演說毫無經驗的人，往往以爲在演台上要活潑，於是搖手動腳，甚至於跑來跑去，使聽衆的眼光分散，注意力難於集中，真所謂「**弄巧成拙**！」

做領袖的人，靜的精神之表現於態度者尤爲重要，遇着重要事故或意外事故時，常人先要驚慌紛亂，舉止失措，做領袖的便要絕對的鎮定，方可鎮定人心，不至火上加油，越弄越糟。

不必說什麼機關的領袖，就是做任何會議的一時主席，也須要具有「靜」的精神的人上去，纔能勝任愉快。

「靜」的精神之可貴，不但關係外表，腦子要冷靜，然後思想纔能够明澈縝密。有了

這種冷靜的腦子，用來研究學問，纔不至爲古人所愚，纔不至爲今人所欺，一以理智爲分析判斷之準繩；有了這種冷靜的腦子，用來應事應人，纔能應付得當，不受欺蒙；有了這種冷靜的腦子，用來立身處世，纔能不爲外撼，不爲物移，纔能不至一人譽之而喜，一人毀之而憂；纔做得到得意時不放肆，失意時不煩惱，因爲有了這種冷靜的腦子，胸中有主，然後不爲外移。

昔賢曰：「呂心吾先生曾經說過：「君子處事，主之以鎮靜，有主之心。」又說：「幹天下大事，非氣不濟，然氣欲藏不欲露，欲抑不欲揚，掀天揭地事業，不動聲色，不驚耳目，做得停停妥妥，此爲第一妙手。」這幾句話很可以說出靜的妙用來。

但是我們所主張的「靜」是積極的，不是消極的；是要向前做的，不是袖手好閒的。例如比足球的時候，守球門的人多麼手敏眼快，但是心裏是要十分冷靜的，苟一心慌意亂，敵方的球到眼前還要幫助敵方揮進自己的門裏去！我們是要以靜爲動之母，不是不動。關於這一點，呂心吾先生還有幾句很可以使我們受用的話，我現在就引來做

本文的結束：「處天下事只消得安詳二字，雖兵貴神速，也須從此二字做去。然安詳非遲緩之謂也，從容詳審，養奮發於凝定之中耳。是故不閒則不忙，不逸則不勞。若先怠緩，則後必急遽，是事之殃也，十行九悔，豈得謂之安詳！」

【註釋】

○弄巧成拙 喻事欲取巧，反致失敗也。黃庭堅文。「弄巧成拙，爲蛇添足。」
○呂心吾 呂坤，字叔簡，號心吾，明寧陵人。萬曆進士，歷官山西巡撫，留意風教，舉措公明，擢刑部侍郎，立朝持正，以是爲小人所不悅，欲中以奇禍。坤少時資質魯鈍，讀書不能成誦，乃澄心體認，久之了悟。十五讀性理書，欣然有會，遂孜孜講學，以明道爲己任。有呻吟語、四禮疑、四禮翼、交泰韻、閏節、實政錄、去偽齋文集等著作，卒年八十有三。

一五 辨志

張爾岐

人之生也，未始有異也，而卒至於大異者，習爲之也；人之有習，初不知其何以異也，

而遂至於日異者，志爲之也。志異而習以異，習異而人以異。志也者，學術之樞機，適善適惡之輻楫也。樞機正，則莫不正矣；樞機不正，亦莫之或正矣。適燕者北其輻，雖未至燕，必不誤入越矣；適越者南其楫，雖未至越，必不誤入燕矣。嗚呼！人之於志，可不慎與！

今夫人生而呱呱以啼，啞啞以笑，蠕蠕以動，惕惕以息，無以異也；出而就傅，朝授之讀，暮課之義，同一聖人之易、書、詩、禮、春秋也；及其既成，或爲百世之人焉，或爲天下之人焉，或爲一國之人，一鄉之人焉，其劣者爲一室之人，七尺之人焉，至其最劣者，則爲不具之人，異類之人焉。言爲世法，動爲世表，存則儀其人，沒則傳其書，流風餘澤，久而彌新者，百世之人也；功在生民，業隆匡濟，身存則天下賴之以安，身亡則天下莫知所恃者，天下之人也；恩施沾乎一域，行能表乎一方，業未大光，立身無負者，一國一鄉之人也；若夫智慮不離乎鐘釜，慈愛不外乎妻子，則一室之人而已；耽口體之養，徇耳目之娛，膜外概置，不通疴養者，則七尺之人；篤於所嗜，瞽亂荒遺，則不具之人；因而敗度滅義，爲民蠹害者，則爲異類之人也。豈有生之始，遽不同如此哉？抑豈有驅迫限制，爲之區別致然

哉？習爲之耳；習之不同，志爲之耳。志在乎此，則習在乎此矣；志在乎彼，則習在乎彼矣。

子曰：「苟志於仁矣，無惡也。」言志之不可不定也。故志乎道義，未有入於貨利者也；志乎貨利，未有幸而爲道義者也。志乎道義，則每進而上；志乎貨利，則每趨而下；其端甚微，其效甚巨；近在胸臆之間，而遠周天下之內；定乎一息之頃，而著之百年之久。孟子曰：「雞鳴而起，孳孳爲善者，舜之徒也；雞鳴而起，孳孳爲利者，跖之徒也。欲知舜與跖之分，無他，利與善之間也。」人之所以孳孳終其身不已者，志在故耳。志之爲物，往而必達，圖而必成；及其既達，則不可以返也；及其既成，則不可以改也；於是爲舜者安享其爲舜，而爲跖者未嘗不自悔其爲跖，而已莫可致力矣。豈跖之聰明材力不舜若與？所志者殊耳。世之誦周公孔子之言者，肩相比也；誦其言通其義，以售於世者，又項相望也；周公孔子之遺教，未聞有見諸行事，被於上下者；豈少而習之，長而忘之與？無亦誦周公孔子，志不在周公孔子也；志不在周公孔子，則所志必貨利矣；以志在貨利之人，而乘富貴之資，制斯人之命，吾悲民生之日蹙也。

志之定於心也，如種之播於地也。種梁菽則梁菽矣，種因烏附則烏附矣。雨露之滋，培壅之力，各如所種以成效焉。梁菽成則人賴其養，烏附成則人被其毒。學不正志，而勤其因估畢，廣其聞見，美其文辭，以售於世，則所學於古之人者，皆其毒人自利之藉也。嗚呼！學者一日之志，天下治亂之原，生人憂樂之本矣。孟子曰：「士何事？曰，尙志。」學記曰：「凡學官先事，士先志。」因張子曰：「未官者使正其志。」教而不知先志，學而不知尙志，欲天下治隆而俗美，何繇得哉！

故人之漫無所志，安居飽食而已者，自棄者也；舍其道義，而汲汲貨利不知自返者，將致毒於人以賊其身者也。自棄，不可也；毒人而以賊其身，愈不可也。且也志在道義，未有不得乎道義者也，窮與達均得焉；志在乎貨利，未必貨利之果得也，而道義已坐失矣。孟子曰：「欲貴者，人之同心也。人人有因貴於己者，弗思耳，求則得之，舍則失之，是求有益於得也，因求在我者也；求之有道，得之有命，是求無益於得也，因求在外者也。」人苟審於內與外之分，必得與不必得之數，亦決定所志矣。

【註釋】

①樞機 樞，戶樞也，戶因以開閉之器。機，弩牙也，弩因以張弛之所。喻事物制動之主體也。②啞 音亞，笑語聲。③螻螻 音輓，動貌。④鐘釜 鐘，通鍾。六斛四斗曰鍾，六斗四升曰釜，均古之量器。⑤蹠 春秋時大盜名，俗作跖。⑥烏附 即烏頭，附子，均有毒之藥物。⑦估畢 見學記。占，視也；畢，簡也；言但知吟誦書簡，不能解其意義也。⑧張子 作者自稱。⑨貴於己者 謂天爵也。⑩求在我者 指仁、義、禮、智、性之所具者。⑪求在外者 指富、貴、名、利、身外之物。

【作者】

張爾岐 字稷若，號蒿庵，清山東人。為學以篤志力行為本。著有蒿庵集，蒿庵閒話等書。

一六 為學與做人

梁啟超

諸君！我在南京講學將近三個月了。這邊蘇州學界裏頭，有好幾回寫信邀我，可惜

我在南京是天天有功課的，不能分身前來。今天到這裏，能毅和全城各校諸君同聚一堂，令我感激得很。但有一件，還要請諸君原諒：因為我一個月以來，都帶着些病，勉強支持，今天不能作很長的演講，恐怕有負諸君的期望哩。

問諸君：「爲什麼進學校？」我想人人都會衆口一辭的答道：「爲的是求學問。」再問：「你爲什麼要求學問？」「你想學些什麼？」恐怕各人答案就很不相同。或者竟自答不出來了。諸君啊！我替你們總答一句罷：「爲的是學做人。」你在學校裏頭學的數學、幾何、物理、化學、生理、心理、歷史、地理、國文、英語，乃至哲學、文學、科學、政治、法律、經濟、教育、農業、工業、商業等等，不過是做人所需要的一種手段，不能說專靠這些便達到做人的目的。任憑你那些件件學得精通，你能彀成個人不能成個人，還是另一個問題。

人類心理，有知情意三部分；這三部分圓滿發達的狀態，我們先哲名之爲「三達德」——智、仁、勇。爲什麼叫做「三達德」呢？因爲這三件事是人類普通道德的標準，總要三件具備才能成一個人。三件的完成狀態怎麼樣呢？孔子說：「知者不惑，仁者不憂，勇者

不懼。」所以教育應分爲知育、情育、意育三方面——現在講的知育、德育、體育，不對；德育範圍太籠統，體育範圍太狹隘。——知育要教導人不惑，情育要教導人不憂，意育要教導人不懼。教育家教學生，應該以這三件爲究竟；我們自動的自己教育自己，也應該以這三件爲究竟。

怎麼樣纔能不惑呢？最要緊是養成我們的判斷力。想要養成判斷力，第一步，最少須有相當的常識；進一步，對於自己要做的事須有專門知識；再進一步，還須有遇事能判斷的知識。假如一個人連常識都沒有了，聽見打雷，說是雷公發威；看見月食，說是蝦蟆貪嘴；那麼，一定鬧到什麼事都沒有主意，碰着一點疑難問題，就靠求神、問卜、看相、算命去解決。真所謂「大惑不解」成了最可憐的人了。學校裏小學中學所教，就是要人有了許多基本的常識，免得凡事都暗中摸索。但僅僅有這點常識還不夠。我們做人，總要有一件專門職業。這職業也並不是我一人破天荒去做；從前已經有許多人做過。他們積了無數經驗，發見出好些原理原則，這就是專門學識。我打算做這項職業，就應該

有這項專門學識。例如我想做農嗎？怎樣的改良土壤，怎樣的改良種子，怎樣的防禦水旱病蟲……等等，都是前人經驗有得，成爲學識的。我們有了這種學識，應用他來處置這些事，自然會不惑；反是則惑了。做工做商……等等，都各有各他的專門學識，也是如此。我想做財政家嗎？何等租稅可以生出何等樣結果，何種公債可以生出何等樣結果……等等，都是前人經驗有得，成爲學識的。我們有了這種學識，應用他來處置這些事，自然會不惑；反是則惑了。教育家軍事家……等等，都各有各他的專門學識，也是如此。我們在高等以上學校所求得的知識，就是這一類。但專靠這種常識和學識就够嗎？還不能。宇宙和人生是活的，不是呆的；我們每日所碰見的事理是複雜的、變化的，不是單純的、印板的。倘若我們只是學過這一件才懂這一件，那麼，碰着一件沒有學過的事來到跟前，便手忙腳亂了。所以還要養成總體的智慧，才能得有根本的判斷力。這種總體的智慧如何才能養成呢？第一件：要把我們向來粗浮的腦筋，着實磨練他，叫他變成細密而且踏實；那麼，無論遇着如何繁難的事，一定可以徹頭徹尾想清楚他的條理，自然

不至於惑了。第二件：要把我們向來昏濁的腦筋，着實將養他，叫他變成清明；那麼，一件事理到跟前，我才能很從容很瑩澈的去判斷他，自然不至於惑了。以上所說常識學識和總體的智慧，都是智育的要件；目的是叫人做到知者不惑。

怎麼樣才能不憂呢？爲什麼仁者便會不憂呢？想明白這個道理，先要知道中國先哲的人生觀是怎麼樣。「仁」之一字，儒家人生觀的全體大用都包括在裏頭。「仁」到底是什麼，很難用言語來說明。勉強下個解釋，可以說是：「普遍人格之實現。」孔子說：「仁者，人也。」意思說是人格完成就叫做「仁。」但我們要知道：人格不是單獨一個人可以表見的，要從人和人的關係上看出來。所以仁字從二人，鄭康成解他做「相人偶。」總而言之，要彼我交感互發，成爲一體，然後我的人格才能實現。所以我們若不講人格主義，那便無話可說；講到這個主義，當然歸宿到普遍人格。換句話說：宇宙即是人生，人生即是宇宙，我的人格和宇宙無二無別。體驗得這個道理，就叫做「仁者。」然則這種「仁者」爲什麼會不憂呢？大凡憂之所從來，不外兩端？一曰憂成敗，一曰憂得失。

我們得着「仁」的人生觀，就不會憂成敗。爲什麼呢？因爲我們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遠不會圓滿的，所以易經六十四卦，始☰「乾」而終☵「未濟」，正爲在這永遠不圓滿的宇宙中，才永遠容得我們創造進化。我們所做的事，不過在宇宙進化幾萬里的長途中，往前挪一寸兩寸，那裏配說成功呢？然則不做怎麼樣呢？不做便連一寸兩寸都不往前挪，那可真失敗了。「仁者」看透這種道理，信得過只有不做事才算失敗，凡做事便不會失敗，所以易經說：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」換一方面來看，他們又信得過凡事不會成功的；幾萬里路挪了一兩寸，算成功嗎？所以論語說：「知其不可而爲之。」你想！有這種人生觀的人，還有什麼成敗可說呢？再者，我們得着「仁」的人生觀，便不會憂得失。爲什麼呢？因爲認定這件東西是我的，才有得失之可言。連人格都不是單獨存在，不能明確的畫出這一部分是我的，那一部分是人家的，然則那裏有東西可以爲我所得？既已沒有東西爲我所得，當然亦沒有東西爲我所失。我只爲學問而學問，爲勞動而勞動，並不是拿學問勞動等等做手段來達某種目的——可以爲我們「所得」的，所以老子說：「生

而不有，爲而不恃。」既以爲人，已愈有；既以與人，已愈多。」你想！有這種人生觀的人，還有什麼得失可憂呢？總而言之，有了這種人生觀，自然會覺得④「天地與我並生，而萬物與我爲一」；自然會因「無入而不自得」；他的生活，純然是趣味化、藝術化。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，目的叫人做到仁者不憂。

怎麼樣才能不懼呢？有了不惑不憂工夫，懼當然會減少許多了。但這是屬於意志方面的事；一個人若是意志力薄弱，便有很豐富的知識，臨時也會用不着；便有很優美的情操，臨時也會變了卦。然則意志怎樣才會堅強呢？頭一件須要心地光明。孟子曰：「浩然之氣，至大至剛，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。」又說：「自反而不縮，⑤雖褐寬博，吾不慊焉。自反而縮，雖千萬人，吾往矣。」俗語說得好：「生平不作虧心事，夜半敲門也不驚。」一個人要保持勇氣，須要從一切行爲可以公開做起，這是第一着。第二件要不爲劣等欲望所牽制。論語說：「子曰：『吾未見剛者。』」或對曰：「申根。」子曰：「根也慾焉，得剛！」被物質上無聊的嗜慾東拉西扯，那麼，百鍊鋼也會變爲繞指柔了。總之，一個

人的意旨，由剛強變爲薄弱極易，由薄弱返到剛強極難。一個人有了意志薄弱的病，這個人可就完了。自己作不起自己的主，還有什麼事可做！受別人的壓制，做別人的奴隸，自己只要肯奮鬥，終能恢復自由。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嗜慾的奴隸，那麼，真是因萬劫沈淪，永無恢復的餘地，終身畏首畏尾，成了個可憐人了。孔子說：「和而不流，強哉矯；中立而不倚，強哉矯；國有道，不變塞焉，強哉矯；國無道，至死不變，強哉矯。」我老實告訴諸君罷，做人不做到如此，決不會成一個人。但做到如此，真是不容易，非時時刻刻做磨鍊意志的工夫不可。意志磨鍊得到家，自然是看着自己應做的事，一點不遲疑，扛起來便做，「雖千萬人吾往矣。」這樣才算頂天立地做一世人，絕不會有藏頭躲尾左支右細的醜態！這便是意育的目的，要人做到勇者不懼。

我們拿這三件事作做人的標準，請諸君想想，我自己現在做到那一件？那一件稍爲有一點把握？倘若連一件都不能做到，連一點把握都沒有，噯！那可真危險了，你將來做人恐怕就做不成。

諸君啊！你千萬不要以為得些斷片的知識就是算有學問呀！我老實不客氣告訴你罷：你如果做一個人，知識自然是越多越好；你如果做不成一個人，知識卻越多越壞。你不信嗎？試想想全國人所唾罵的賣國賊某人某人，是有知識的呢，還是沒有知識的呢？試想想全國人所痛恨的官僚政客——專門助軍閥作惡魚肉良民的人，是有知識的呢，還是沒有知識的呢？——諸君須知道啊！這些人當十幾年前在學校的時代，意氣橫厲，天真爛漫，何嘗不和諸君一樣；為什麼就會墮落到這樣田地呀？屈原說的：「何昔日之芳草兮，今直為此蕭艾也？豈其有他故兮，莫好修之害也。」天下最傷心的事，莫過於看見一羣好好的青年，一步一步的往壞路上走。諸君猛醒啊！現在你所厭所恨的人，就是○前車之鑒了。

諸君啊！你現在懷疑嗎？沈悶嗎？悲哀苦痛嗎？覺得外邊的壓迫你不能抵抗嗎？我告訴你：你懷疑沈悶，便是你因不知才會惑；你悲哀痛苦，便是你因不仁才會憂；你覺得你不能抵抗外邊的壓迫，便是你因不勇才會懼。這都是你的知情意未經過修養磨鍊，所

以還未成個人。我盼望你有痛切的自覺啊！有了自覺，自然會自動。那麼學校之外，當然有許多學問，讀一卷經，翻一部史，到處都可以發見諸君的良師呀！

諸君啊！醒醒罷！養足你根本的智慧，體驗出你的人格人生觀，保護好你的自由意志。你成人不成人，就看這幾年哩！

——梁任公演講集——

【註釋】

①三達德 中庸：「智、仁、勇三者，天下之達德也。」達德，天下古今通行之德。 ②相人偶 漢時

俗語，謂相親偶也。 ③乾 易卦名，天也。 ④未濟 易卦名，水火不相為用也。 ⑤天地與我並

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語見莊子齊物論。 ⑥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語見中庸。 ⑦縮 直也。

⑧萬劫 佛稱世界一成一敗為一劫，萬劫，猶言萬世也。 ⑨和而不流……強哉矯 語見中庸。

⑩何昔日之芳草兮……莫好修之害也 語見離騷。蕭艾皆賤草，用喻不肖之人。 ⑪前車之

鑒 漢書：「前車覆，後車戒。」謂後車見前車傾覆，即可自為戒備；後因稱可以借鑒之事物，曰前

車之鑒。

【作者】

梁啓超 廣東新會人。字卓如，號任公。生於清同治十二年（公元一八七三）。少從康有爲游，專心於經世之學。光緒時，倡議變法維新。爲戊戌政變新派之鉅魁。民國初曾任財政司法等部總長。民國九年後，專心著述，任各大學教授。十八年（一九二九）卒。著有飲冰室文集、先秦政治思想史、清代學術概論、中國歷史研究法、盾鼻集等書。

一七 歐遊心影錄楔子①

梁啓超

民國八年雙十節之次日，我們從意大利經過瑞士，回到巴黎附近白魯威的寓廬。回想自六月六日離開法國以來，足足四個多月，坐了幾千里的鐵路，遊了二十幾個名城，除倫敦外，卻沒有一處住過一來復以上。真是走馬看花，②疲於奔命。如今卻有點動極思靜了。

白魯威離巴黎二十分鐘火車，是巴黎人避暑之地。我們的寓廬，小小幾間樸實樓

房，倒有個很大的院落，雜花豐樹，楚楚可人。當夏令時，想是風味絕佳，可惜我不曾享受；到得我來時，那天地肅殺之氣，已是到處彌滿。院子裏那些秋海棠、野菊，不用說，早已萎黃彫謝，連那十幾株百年合抱的大苦栗樹，也抵不過霜威風力，一片片的黃葉，蟬聯飄墮，層層堆疊，差不多把我們院子變成黃沙荒磧。還有些樹上的葉，雖然還賴在那裏拚他殘命，卻都帶一種沉憂淒涼之色，向風中戰抖抖的作響，訴說他魂驚望絕。到後來索性連枝帶梗滾掉下來，像也知道該讓出自己所佔的位置，教後來的好別謀再造。

歐北氣候，本來森鬱，加以今年早寒，當舊歷重陽前後，已有窮冬閉藏景象，總是陰霾霾的欲雨不雨。間日還要湧起濛濛黃霧，那太陽有時從層雲疊霧中瑟瑟縮縮閃出光線來，像要告訴世人，說他還在那裏。但我們正想要去親炙他一番，他卻已躲得無蹤無影了。

我們住的這避暑別墅，本來就不是預備過冬之用，一切構造，都不合現在的時宜，所以住在裏頭的人，對於氣候的激變感受不便，自然是更多且更早了。

歐戰以來，此地黑煤的希罕，就像黃金一樣，便有錢也買不着。我們靠着取暖的兩種寶貝，就是那半乾不溼的木柴，和那煤氣廠裏蒸取過煤氣的煤渣。那溼柴煨也再煨不燃，吱吱的響，像背地埋怨，說道：「你要我中用，還該先下一番工夫。這樣生吞活剝起來，可是不行的。」那煤渣在那裏無精打采的乾炙，卻一陣一陣的爆出碎屑來，像是惡狠狠的說道：「我的精髓早已榨乾了，你還要相煎太急嗎？」

我們想着現在剛是故國秋高氣爽的時候，已經一寒至此，將來還有三四個月的嚴冬，不知如何過活。因此連衣服也不敢多添，好預備他日不時之用。只是靠些室內室外運動，鼓起本身原有的熱力，來抵抗外界的⑤。⑤ 严寒。

我們同住的三四個人，就把白魯威當作一個深山道院，巴黎是絕跡不去的，客人是一個不見的。鎮日坐在一間大約一方丈的屋子裏頭，傍着一個不生不滅的火爐，圍着一張亦圓亦方的桌子，各人埋頭埋腦做各自的功課。這便是我們這一冬的單調生活趣味，和上半年恰恰成個反比例了。我的功課中有一件，便是整理這部遊記。

讀者莫見笑，我這部遊記落筆以前，我要仿從前八股家做策冒的樣子，先將我這一年來歐遊的一般觀察和一般感想，寫出個概略來。

歐遊心影錄

【註釋】

①歐遊心影錄 乃梁氏於歐戰後遊歷歐洲之一種紀錄，今編入梁任公近著第一輯中。心影，猶今言印象也。梁氏以白話行文，實自此書始。楔子，宋人小說有之，義為以物出物，猶今之導言也。

②疲於奔命 左傳：「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。」 ③親炙 孟子：「而況於親炙之者乎！」朱

注：「親近而熏炙之也。」 ④相煎太急 曹植詩：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」 ⑤互寒 嚴

寒也。互，亦寒也。

【作者】

梁啟超 見本冊第十六篇。

一八 乙亥北行日記

戴名世

六月初九日，自江寧渡江。先是浦口劉大山過余，○要與同入燕，余以贖用不給，未能行。至是徐位三與其弟文虎來送，少頃，郭漢瞻吳佑咸兩人亦至。至江寧開登舟，距家數十步耳。舟中揖別諸友，而徐氏兄弟復送至武定橋，乃登岸，依依有不忍舍去之意。是日風順，不及午，已抵浦口，宿大山家。大山有他事相阻，不能即同行。而江寧鄭滂若適在大山家，滂若自言有黃白之術，告我曰：「吾子冒暑遠遊，欲賣文以養親，舉世悠悠，詎有能知子者？使吾術若成，吾子何憂貧乎？」余笑而領之。明日，宿旦子岡。甫行數里，見四野禾油油然，老幼男女，俱耘於田間。蓋江北之俗，婦女亦耕田力作，以視西北男子遊惰不事生產者，其俗洵美矣！偶舍騎步行，過一農家，其丈夫方擔糞灌園，而婦人汲井且浣衣，間有豆棚瓜架，又有樹數株鬱鬱然，兒女啼笑，雞鳴犬吠，余顧而慕之。以爲此家之中，有萬物得所之意，自恨不如遠甚也！明日抵滁州境，過朱龍橋——即盧尚書祖將軍破李自成處，慨然有馳驅當世之志。過關山，遇宿松朱字綠，懷寧咎元彥從陝西來，別三年矣！相見則歡甚，徒行攜手，至道旁人家縱談，村民皆來環聽，良久別去。過磨盤山，山勢峻峭，

重疊盤曲，故名爲滌之要害地。是日宿岱山鋪，定遠境也。明日宿黃泥岡，鳳陽境也。途中遇太平蔡極生自北來。薄暮，余告國人：「數日皆苦熱，行路者皆以夜，當及月明行也。」乃於三更啓行，行四五里，見西北雲起，少頃，布滿空中，雷電大作，大雨如注，倉卒披雨具，然衣已沾溼，行至總鋪，雨愈甚，徧叩曰：「逆旅主人門，皆不應。」國人於昏黑中尋一草棚，相與暫避其下；雨止，則天已明矣。道路皆水瀰漫，不辨阡陌，私嘆水利不修，天下無由治也。苟得良田有司，亦足治其一邑——惜無有以此爲念者。仰觀雲氣甚佳，或如人，或如獅象，如山，如怪石，如樹，倏忽萬狀；余嘗謂看雲宜夕陽，宜雨後，不知日出時看雲亦佳也！是日僅行四十里，抵臨淮，使人入城訪朱鑑薛，值其他出。薄暮，獨步城外，是時隍中荷花盛開，涼風微動，香氣襲人，徘徊久之，乃抵旅舍主人宿。明日渡淮，先是臨淮有浮橋，往來者皆便之；及浮橋壞不修，操舟者頗因以爲奸利。余既渡，欲登岸，有一人負之以登，其人陷淖中，余幾墮，岸上數人來共挽之，乃免。是日行九十里，宿連城鎮，靈璧縣境也。明日爲月望，行七十里而宿荒莊，宿州境也。屋舍因湫隘，牆壁崩頹，門戶皆不具。國人與逆旅

主人有故，因欲宿此。余不可，主人曰：「此不過一宿耳！何必求安？」余然之。是日頗作雨，而竟不雨；三更起，主人苛索錢不已。月明中行數十里，余患腹脹不能食，宿褚莊鋪。十七日渡河，宿河之北岸。夜中過閔子鄉，蓋有閔子祠焉；明孝慈皇后之故鄉也。徐宿間羣山盤互，風氣完密；而徐州濱河，山川尤極雄壯，爲東南藩蔽，後必有異人出焉。望戲馬臺，似有傾圮。昔蘇子瞻知徐州，云「戲馬臺可屯千人，與州爲犄角」；然守徐當先守河也。是日熱甚，既抵逆旅，飲水數升。頃之，雷聲殷殷起，風雨驟至，涼生，渴乃止。是夜腹脹愈甚，不能成寐，汗流不止。明日宿利國驛。憶余於己巳六月，與無錫劉言潔，自濟南入燕，言潔體肥畏熱，而羨余之能耐勞苦寒暑。距今僅六年，而余行役頗覺委頓，蹉跎荏苒，精力向衰，安能復馳驅當世？^⑤撫髀^⑥扼腕，不禁喟焉而三歎也！明日，宿滕縣境曰沙河店，又明日，宿鄒縣境曰東灘店。是日過孟子廟，入而瞻拜，欲登嶧山，因熱甚且渴，不能登也。明日宿汶上。往余過汶上，有弔古詩，失其稿，猶記兩句云「……可憐魯道遊齊子，豈有孔門屈季孫！……」餘不復能記憶也。明日，宿東阿之舊縣。是日大雨，逆旅聞隔牆羣飲搏戰，未

幾喧且鬪。余出觀之，見兩人皆大醉，相毆於④淖中，泥塗滿面不可識；兩家之妻，各出爲其夫互相詈，至晚乃散。乃知先王罪羣飲，誠非無故。明日宿荏平。又明日過高唐，宿腰站。自荏平以北，道路皆水瀰漫，每日輒紆迴行也。聞燕趙間水更甚，北行者皆患之。二十六日宿軍城，夜夢裴媪。媪於余有恩而未之報，今歲二月，病卒於家，而余在江寧，不及視其含斂，中心時用爲愧恨！蓋自二月距今，入夢者屢矣。二十七日，宿商家林。二十八日，宿任邱。二十九，宿白溝；白溝者，昔宋與遼分界處也。七月初一日，宿良鄉。是日過涿州，訪方靈皋於舍館，適靈皋往京師。在金陵時，日與靈皋相過從，今別四月矣，擬爲信宿之談，而竟不果。及余在京師，而靈皋又已反涿；途中水阻，各紆道行，故相左。蓋自任邱以北，水泛溢，橋梁往往皆斷；往來者乘舟，或數十里，乃有陸；陸行或數里，或數十里，又乘舟。昔天啓中，吾縣左忠毅公爲屯田御史，興北方水利，彷彿江南——忠毅去而水利又廢不修，良可嘆也！初二日至京師。蘆溝橋及彰義門，俱有守者，執途人橫索金錢，稍不稱意，雖⑤樸被俱欲取其稅，蓋權關使者之所爲也；涂人恐濡滯，甘出金錢以給之；惟徒行者得免。蓋輦

穀之下而爲禦人之事，或以爲此小事不足介意，而不知天下之故，皆起於不足介意者。也是日大雨，而余撲被書籍，爲邏者所開視，盡溼，塗泥被體，抵宗伯張公邸第。蓋余之入京師，至是凡四，而愧悔益不可言矣！——因於燈下執筆，書其大略如此。

——南山集——

【註釋】

- ①要 音邀，約也。
- ②逆旅 客舍也。莊子「陽子之宋，宿於逆旅。」
- ③圉人 周禮：「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。」
- ④阡陌 田間小路也。
- ⑤有司 官吏也。
- ⑥湫隘 低下窄小之地也。
- ⑦撫髀 髀音俾，股也。撫髀，表示慨嘆之意。
- ⑧扼腕 握持其腕也。表示忿恨之意。
- ⑨淖 音鬧，泥也。雨後道路沾濡難行之處曰泥淖。
- ⑩撲被 以巾束被也。

【作者】

戴名世 見本冊第一篇。

一九 泰山日出

徐志摩

我們在泰山頂上看出太陽。在航渡過的人，看太陽在地平線上爬上來，本不是奇事；而且我個人是曾①飽飲過江海與印度洋無比的日彩的。但是高山頂上看日出，尤其在泰山頂上，我們無②饜的好奇心，當然盼望一種特異的境界，與平原或海上不同的。果然。我們初起時，天還是暗沈沈的，西方是一片鐵青，東方些微有些白意。宇宙只是——如用舊詞形容——一體莽莽蒼蒼的。但這是我一面感覺勁烈的曉寒，一面睡眠不會十分醒豁時約略的印象。等到留心回覽時，我不由得大聲的狂叫——因為眼前只是一個見所未見的境界。原來昨夜整夜暴風的工程，卻砌成了一座普遍的雲海。除了日觀峯與我們所在的玉皇頂以外，東西南北只是平鋪著瀰漫的雲氣，在朝旭未露前，宛似無量數厚③毳長絨的絨羊，交頸接背的眠着，卷耳與彎角都依稀辨認得出。那時候在這茫茫的雲海中，我獨自站在霧靄溟濛的小島上，發生了奇異的幻想——

我軀體無限的長大，腳下的山巒比例我的身量只是一塊拳石；這巨人披着散髮，長髮在風裏像一面黑色的大旗，颯颯的在飄蕩。這巨人豎立在大地的頂尖上，仰面向着東方，平拓着一雙長臂，在盼望，在迎接，在催促，在默默的叫喚；在崇拜，在祈禱，在流淚——在流久慕未見而將見，悲喜交互的熱淚……

這淚不是空流的，這默禱不是不顯應的。

巨人的手，指向着東方——

東方有的，在展露的，是什麼？

東方有的是瑰麗榮華的色彩，東方有的是偉大普照的光明——出現了，到了，在這裏了……

★ ★ ★ ★ ★

玫瑰汁、葡萄漿、紫荊液、瑪瑙精、霜楓葉——大量的染工，在層累的雲底工作；無數蜿蜒的魚龍，爬進了蒼白色的雲堆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一方的異彩，揭去了滿天的睡意，喚醒了四隅的明霞——光明的神駒在熱奮地
馳騁……

★ ★ ★ ★ ★
雲海也活了；眠熟的獸形的濤瀾，又回復了偉大的呼嘯，昂頭搖尾的向着我們朝
露染青、餛飩形的小鳥沖洗，激起了四岸的水沫浪花，震盪着這生命的浮礁，似在報告光
明致歡欣之臨在……

再看東方——
⑤海勾力士已經掃蕩了他的阻礙，雀屏似的金霞，從因無垠的肩
上產生，展開在大地的邊沿。起，起，用力，用力，純簇的圓顛一探再探的躍出了平地，翻登
了雲背，臨照在天空……

★ ★ ★ ★ ★
歌唱呀，讚美呀，這是東方之復活，這是光明的勝利……

散髮禱祝的巨人，他的身影互在無邊的雲海上，已經漸漸的消翳在普遍的歡欣裏；現在他雄渾的頌美的歌聲，也已在霞彩變幻中，普徹了四方八隅……

★ ★ ★ ★ ★
聽呀，這普徹的歡聲；看呀，這普照的光明！

【註釋】

- ①飽飫 食多而滿足，此言飽看。 ②屢 滿足之意。 ③玉皇頂 爲泰山最高之處。 ④羣音脆，獸之細毛。 ⑤海勾力士 希臘神話中之大力者，爲日神之子。 ⑥無限 卽無限，此處爲擬人格，用作名詞，如英文之 The Infinite。

【作者】

徐志摩 浙江海寧人，留學英國劍橋大學研究社會學科及文學。歷任中央大學北京大學教授，爲新詩及散文作家。民國二十年自南京乘飛機赴北平，在山東觸山墜崖而死。著有詩集志摩的詩、翡冷翠的一夜、猛虎集等，散文集巴黎鱗爪、自剖、落葉等，小說輪盤及劇本卞昆岡等。

二〇 東南山中看桃花記

劉大紳

庚午閒居，課子姪，賦彩雲見南中，飄飄然若漢武帝之誦，大人也。

一日，有客持桃花相示曰：「東南山中千萬樹桃花盡開矣。」便攜所藏酒，出東門，詣甸尾城，冀偕張兄金門往。

先是甸日前，與金門約，以二月朔、二、三日往看桃花；至是適二月二日，而金門已扃戶出。余嘗語金門：「天下閒人，惟我與君二人耳；今日閒人我獨耶？」念此外無可與謀者，固屬其子，趣之，於山口橋邊相待。

至橋邊，綠陰如幄，翠草成茵，河水從西來，清淺可見魚子。坐石上，望東南一帶，層見疊出，遠不可極。非夙見之，幾不知爲桃花，又將作彩雲觀矣。

金門久不至，於是遂獨往山中。山中人皆相謂曰：「桃花待寄庵久矣！」每過一花樹下，便徘徊不能去，若可數十日留者。願私心欲盡覽其勝，輒前往，周旋曲折，十餘里未

能止。行倦卽坐，坐卽飲酒。往日攜酒，必二杯與俱；一酌金門，一寄庵自酌；金門既不至，則以一酌桃花，一寄庵自酌。每酌以三爲節，日未夕而寄庵醉，桃花亦爛漫有酒態矣。遂歸，循支河隄柳陰中，褰衣徐步，時一迴視，久之，如在天際，去人已遠。

初過山口時，東南望無桃花，有怪石百十成羣，作獸形，作人形，作禽鳥形，亦有如門、如星、如亭、如臺者，磊落秀潤，巧繪所不能圖也。不數回武而桃花見，桃花不名一色，非雲霞佳氣，不足擬之；與梨花間植者，掩映尤有殊致。樹上時時有乾鵲，見人則喜噪不止，若爲桃花報客至者。

昔謝安石好爲攜伎之遊，吾嘗謂秋冬山中，菊枝傲霜，梅英霏雪，幽人高士，孤吟獨嘯之時，非伎樂所宜。惟春風淡蕩，桃李芳菲，寶馬香車，錦衣玉貌，絲竹並陳，謳歌四起，乃相稱耳。然名花灼灼娛人，因老子興已不淺，亦無所用此爲。

吾意欲化身千萬億，使千萬億桃花樹下，皆有一寄庵在，呼之欲出，不可得，則置千百大圓鏡，印千百寄庵，在千百桃花樹下，豈非快事！而乃僅託一詩、一賦、一記之間也，毋

乃渺小乎哉！

是日，風拂拂不少止。然桃花樹下，未有一片作紅雨飛者。歸道甸尾城，視金門，猶不知其所之也。

【註釋】

○彩雲見南中 詩篇名，當是作者所撰。 ○大人 漢武帝讀司馬相如所獻大人賦，飄飄然有

凌雲之概。 ○趣 音促，催促之也。 ○武步也。 ○謝安石 名安，晉陽夏人。少負重名，被徵

不就，隱於東山，攜妓遨遊。 ○老子 猶言老夫，魏晉人常用此語。

【作者】

劉大紳 字寄庵，清雲南人。

二 塞外尋親

黃鈞宰

鄭孝子立本，○蕭人。父相德，○坐事戍西域。立本稍長知之，痛哭廢寢食。及年十八，

辭母尋父，家故貧，誓以丐往。母初止之，不聽。臨行，哭而戒之曰：「汝父左手小指缺一節，中有橫紋，幸而相見，以此爲驗也。」

歷半載，行抵庫車，查軍籍，無父名。流寓數月，未知所往。邊徼人稀地廣，又無可乞食者，困甚。會軍將高魁元，聞立本操中土音，問之，具以告。魁元驚曰：「汝父我友也。曩昔烏魯木齊之綏來縣，雖然，別八年矣，去此三千里，中隔雪山，往大不易也！」餽貲而別。立本既知父耗，心益急，時張格爾餘黨未靖，官道梗塞，乃裹糧走小路，攀崖越嶺，誤入深山，前臨陡澗，深不見底。立本旁皇無策，忽有獸自南來，大如象，疾行若電，黃光閃爍，舉步作金聲，瞥然北去。因念此物來處，當有途逕，黑夜探行，轉折至天明，乃回庫車之路，恂恍道旁，氣息僅屬，惟呼天籟父而已。差官趙弁者，從山脊過，問而憐之曰：「我轉餉回，卽赴綏來，當攜汝行，道路險巇，勿自往，往亦不識也。」託立本於回務主事奇氏家，奇禮遇之，居逾年，趙不至，亦無他伴，乃復潛去，行入戈壁中。絕水，時夏日酷烈，搦路旁馬溺飲之，飲而嘔，嘔而復飲，如是數日，憊極而仆。適番衆騎馬過，撫之未絕，負至

泉飲之，逾時始蘇；又以餅餌食之，復起，行數十里，見天山雪水，洶洶迎來，自念有進死，無退生，褰裳涉之，寒若層冰，中挾砂石，如碗如拳，擊脛骨，痛不可忍，良久得岸，始達。土魯番大道。由是歷蒙古塔白洋河，至烏魯木齊，急奔綏來縣訪問，則父已病歿數年矣。立本長號過市，慟不欲生，瀕死者再。

先是相德抵戍，西人延請教讀，隸門者頗多。卒之日，共營葬焉。及聞立本至，告以葬所，爭延致之。立本既至，患病二年，同門輪視不少怠。以故得不死。他日啓墓，門人悉會，中國人流寓西域者，咸來設祭。祭畢，開棺，體膚悉化，惟左手獨存，缺指橫紋宛然，遠近駭異，以爲天留隻手，以待孝子辨認也。立本益哀哭不能止。衆上其事於都統，沿途具夫役，給驛馬，護孝子負骨以歸。時英夷入寇廣東之前四歲也。蓋往返二萬數千里，時歷八年。立本抵家拜母，相持悲泣。葬之日，父老士女，奔走往觀，咸呼爲鄭孝子云。

——金壺七墨——

①蕭 地名。浙江有蕭山縣，江蘇有蕭縣，疑是蕭縣。 ②坐事 猶言坐罪，犯法而受刑也。戍，守邊也。 ③庫車 今縣名，在新疆省，距輪臺縣西三百三十里，漢龜茲國。 ④烏魯木齊 今新疆迪化縣治，本回語爭鬪之義，準回二部嘗鬪於此，故名。 ⑤綏來 今縣名，在新疆呼圖壁縣西北六里，漢烏孫地。 ⑥張格爾 清道光初年，回酋張格爾叛亂，占領喀什噶爾、英吉沙爾、葉爾羌、和闐四城。清廷疊派大兵討伐，數年始平，擒張格爾，送北京殺之，爲清代邊疆一大事。（參考清史） ⑦旁皇 卽徬徨，徘徊也。 ⑧瞥 瞬見也。 ⑨恹恹 失意貌。 ⑩屬 連續也。 ⑪戈壁 蒙古稱沙漠曰戈壁。 ⑫土魯番 卽吐魯番，今縣名，在迪化東南四百二十里。 ⑬蒙古塔 新疆地名，不可詳考。 ⑭白洋河 亦在新疆，非江蘇泗陽之白洋河也。 ⑮英夷入寇 指清道光二十年鴉片之戰。

【作者】

黃鈞宰 清咸豐同治間人，字天河，別號鉢池山農。能詩古文辭，掇咸同間朝野舊聞，著筆記名金壺七墨，婉而多風。

二二 爲兄超求代疏

班昭

妾同產兄○西域都護定遠侯超，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，爵列通侯，位二千石，天恩殊絕，誠非小臣所當被蒙。超之始出，志捐軀命，冀立微功，以自陳效。會○陳睦之變，道路隔絕，超以一身，轉側絕域，曉譬○諸國，因其兵衆，每有攻戰，輒爲先登，身被金夷，不避死亡。賴蒙陛下神靈，且得延命沙漠，至今積三十年，骨肉生離，不復相識。所與相隨，時人士衆，皆已物故，超年最長，今且七十，衰老被病，頭髮無黑，兩手○不仁，耳目不聰明，扶杖乃能行。雖欲竭盡其力，以報塞天恩，迫於歲暮，犬馬齒索，蠻夷之性，悖逆侮老，而超旦暮入地，久不見代，恐開奸宄之源，生逆亂之心。而卿大夫咸懷一切，莫肯遠慮。如有○卒暴，超之氣力，不能從心，便爲上捐國家累世之功，下棄忠臣竭力之用，誠可痛也！故超萬里歸誠，自陳苦急，延頸○踰望，三年於今，未蒙省錄。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，六十還之，亦有休息，不任職也。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，得萬國之歡心，不遺小國之臣，況超得備侯伯之位。

故敢觸死爲超求哀，④超餘年，一得生還復見闕延，使國家無勞遠之慮，西域無倉卒之憂，超得長蒙⑤文王葬骨之恩，⑥子方哀老之惠。⑦詩云：「民亦勞止，⑧汔可小康。」惠此中國，以綏四方。」超有書與妾生訣，恐不復相見，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，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，誠可哀憐！如不蒙救護，超後有一旦之變，冀幸超家得蒙⑨趙母衛姬先請之貸！妾愚戇，不知大義，觸犯忌諱。

——節後漢書班超傳——

【註釋】

- ①班超 字仲升，固之弟，少有大志。家貧，傭書養母。嘗投筆嘆曰：「大丈夫當效博介子張騫，立功異域，以取封侯，安能久事筆硯間乎？」明帝時使西域，安集五十餘國，任西域都護，封定遠侯。②陳睦之變 明帝崩，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，悉覆其衆。③諸國 指鄯善、於寘、疏勒、月氏、龜茲等。④不仁 手足痿痺不能運動也。⑤卒 同猝。⑥踰望 猶言遙望。⑦汔 同巧，求也。⑧文王 周文王作靈臺，爲池沼，掘得死人之骨，文王更令葬之，天下皆謂文王澤及枯骨。⑨

子方 田子方爲魏文侯師，見君棄老馬，曰：「少盡其力，老而棄之，非仁也。」乃收而養之。 ①詩

云……以綏四方 見詩經大雅。 ②汜 同迄，期也。 ③趙母衛姬 趙母謂趙奢之妻，趙括之

母也。懼括敗，先請得不坐。衛姬，齊桓公之姬。桓公與管仲謀伐衛，桓公入，姬請衛之罪，乃止。

【作者】

班 昭 字惠姬，彪之女，超之妹也。適曹世叔。夫亡，和帝召入宮，令皇后貴人師事之，號曹大家。昭

兄班固著漢書未就而死，詔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。超任西域都護，年老請代，久未報，昭爲上此書

於帝。後乃奉詔受代還。

二二三 蘇武傳

班固

武字子卿，少以 ①父任，兄弟並爲郎，稍遷至 ②柙中廢監。時漢連伐胡，數通使相窺

觀，匈奴留漢使郭吉、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。匈奴使來，漢亦留之以相當。天漢元年，且鞮

侯單于初立，恐漢襲之，迺曰：「漢天子，我丈人 ③行也。」盡歸漢使路充國等。武帝嘉其

義，迺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，因厚賂單于，答其善意。

初，武與李陵俱爲侍中。武使匈奴明年，陵降，不敢求武。久之，單于使陵至海上，爲武置酒設樂，因謂武曰：「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，故使陵來說足下，虛心欲相待，終不得歸漢，空自苦亡人之地，信義安所見乎？」前長君爲奉車，從至雍棧陽宮，扶輦下除，觸柱折輅，勁大不敬，伏劍自刎，賜錢二百萬以葬。孺卿從祠河東后土，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，推墮駙馬河中溺死，宦騎亡，詔使孺卿逐捕不得，惶恐飲藥而死。來時太夫人已不幸，陵送葬至陽陵，子卿婦年少，聞已更嫁矣。獨有女弟二人，兩女一男，今復十餘年，存亡不可知。人生如朝露，何久自苦如此！陵始降時，忽忽如狂，自痛負漢，加以老母繫保宮，子卿不欲降，何以過陵？且陛下春秋高，法令亡常，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，安危不可知，子卿尚復誰爲乎？願聽陵計，勿復有云。」武曰：「武父子亡功德，皆爲陛下所成就，位列將，爵通侯，兄弟親近，常願肝腦塗地，今得殺身自效，雖蒙斧鉞湯鑊，誠甘樂之。臣事君，猶子事父也；子爲父死，無所恨，願勿復再言。」陵與武飲數日，復曰：「子卿壹聽陵言。」

武曰：「自分已死久矣，王必降武，請畢今日之驩，效死於前。」陵見其至誠，喟然歎曰：「嗟乎義士！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。」因泣下霑衿，與武決去。陵惡自賜武，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。

後陵復至北海上，語武：「區脫捕得雲中生口，言太守以下，吏民皆白服，曰上崩。」武聞之，南鄉號哭，歐血，旦夕臨數月，昭帝卽位，數年，匈奴與漢和親，漢求武等，匈奴詭言武死。後漢使復至匈奴，常惠請其守者與俱，得夜見漢使，具自道陳，教使者謂單于言：「天子射上林中，得雁，足有係帛書，言武等在某澤中。」使者大喜，如惠語以讓單于。單于視左右而驚，謝漢使曰：「武等實在。」

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：「今足下還歸，揚名於匈奴，功顯於漢室，雖古竹帛所載，丹青所畫，何以過子卿！陵雖駑怯，令漢且貫陵罪，全其老母，使得奮大辱之積志，庶幾乎曹柯之盟，此陵宿昔之不忘也。收族陵家，爲世大戮，陵尙復何顧乎？已矣！令子卿知我心耳。異域之人，壹別長絕。」陵起舞歌曰：「徑萬里兮度沙幕，爲君將兮奮匈奴。路窮

絕兮矢刃摧，士衆滅兮名已隕。老母已死，雖欲報恩將安歸！陵泣下數行，因與武決。單于召會武官屬，前以降及物故，凡隨武還者九人。

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，詔武奉一太牢，謁武帝園廟，拜爲典屬國，秩中二千石，賜錢二百萬，公田二頃，宅一區。常惠、徐聖、趙終、根皆拜爲中郎，賜帛各二百匹。其餘六人老歸家，賜錢人十萬，復終身……武留匈奴凡十九歲，始以疆壯出，及還，須髮盡白。

——前漢書——

【註釋】

- ①父任 蘇武父建，從衛青擊匈奴，封平陵侯。
- ②移 音移，移中，馬廐名。
- ③行 音杭，行輩也。
- ④李陵 字少卿，成紀人。以騎尉與匈奴戰，力竭而降，漢族其家，母、弟、妻子皆伏誅。陵在匈奴二十餘年而死。
- ⑤長君 指武兄嘉。
- ⑥除 門屏之間。
- ⑦儒卿 武弟賢之字。
- ⑧陽陵 在今陝西咸陽東。
- ⑨保宮 官吏之獄名。
- ⑩王 指李陵，李陵封左校王。
- ⑪區脫 區讀甌，區脫，猶言邊界，見王先謙補注。
- ⑫鄉 同嚮，向之也。
- ⑬臨 哭也。
- ⑭上林 漢宮苑名。
- ⑮讓 責問也。
- ⑯賁 赦也，緩也。
- ⑰曹柯 春秋時，魯曹沫爲莊公與齊戰，三戰三北，莊公乃獻地。

與桓公和，盟於柯。曹沫以匕首劫桓公，桓公還魯侵地。④沙幕 卽沙漠。⑤中 猶言滿也。

⑥復 免除賦役也。⑦須 同鬚。

【作者】

班固 字孟堅。漢明帝時，典校秘書，續著其父彪之西漢書，未竟而卒。和帝詔其妹昭踵成之，共

一百二十卷。

二四 與蘇武詩

李陵

良時不再至，離別在須臾。①屏營衢路側，執手野②踟躕。仰視浮雲馳，③奄忽互相踰；風波一失所，各在天一隅。長當從此別，且復立斯須。欲因晨風發，送子以賤軀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嘉會難再遇，三載爲④千秋。臨河濯長纓，念子悵悠悠。遠望悲風至，對酒不能酬。行人懷往路，何以慰我愁。獨有盈觴酒，與子結⑤綢繆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攜手上河梁，遊子暮何之？徘徊蹊路側，因恨恨不能辭。行人難久留，各言長相思。安知非日月，^⑤弦望自有時。努力崇明德，^④皓首以爲期。

——文選——

【註釋】

- ①屏營 恐懼徬徨也。
- ②踟躕 猶徘徊。詩經：「搔首踟躕。」
- ③奄忽 疾貌，猶倏忽也。
- ④皓首 猶言白首。
- ⑤弦望 猶千年，永遠之意。
- ⑥綢繆 猶纏綿。
- ⑦愴愴 恨也。
- ⑧弦望句 陰曆月半圓時名弦；月圓時名望；此以月之盈虛圓缺，喻人生悲歡離合，有定數也。

【作者】

李陵 漢成紀人，字少卿，名將李廣之孫。武帝時以騎都尉將兵五千，獨與匈奴戰，力竭而降，遂留匈奴。

二五 范式張劭

范曄

范式，字巨卿，○山陽金鄉人也，一名汜。少遊太學，爲諸生，與○汝南張劭爲友。劭，字元伯。二人並告歸鄉里。式謂元伯曰：「後二年，當還，將過拜尊親，見孺子焉。」乃共尅期日。後期方至，元伯具以白母，請設饌以候之。母曰：「二年之別，千里結言，爾何相信之審邪？」對曰：「巨卿，信士，必不乖違。」母曰：「若然，當爲爾醞酒。」至其日，巨卿果到，升堂拜飲，盡歡而別。

式仕爲郡○功曹。後元伯寢疾，篤，同郡到君章、殷子徵晨夜省視之。元伯臨盡，歎曰：「恨不見吾死友！」子徵曰：「吾與君章盡心於子，是非死友，復欲誰求？」元伯曰：「若二子者，吾生友耳！」山陽范巨卿，所謂死友也。」尋而卒。式忽夢見元伯，○玄冕垂○纓，○履履而呼曰：「巨卿！吾以某日死，當以爾時葬，永歸黃泉。子未我忘，豈能相及？」式恍然覺寤，悲歎泣下，具告太守，請往奔喪，太守雖心不信，而重違其情，許之。式便服○朋友之

服，投其葬日，馳往赴之。式未及到，而喪已發引。既至，^①壙將^②窆，而柩不肯進。其母撫之曰：「元伯！豈有望邪？」遂停柩。移時，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。其母望之，曰：「是必范巨卿也！」巨卿既至，叩喪言曰：「行矣！元伯！死生異路，永從此辭！」會葬者千人，咸爲揮涕。式因執紼而引柩，於是乃前。式遂留止冢次，爲修墳樹，然後乃去。

【註釋】

——節後漢書——

○山陽金鄉 山陽，郡名。漢故梁國，景帝分置。後漢屬兗州。金鄉，縣名，在今山東。○汝南 郡名，高帝置。後漢屬豫州。○功曹 郡屬吏，掌選舉功勞。○玄冕 古天子祀羣小祀之冕服也。於裳則蔽而衣無文，卿大夫之服亦如之。○纓 音嬰，冠系也。所以結冠之組，俗曰帽帶。孟子：「清斯濯纓。」○屣履 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也。後漢書：「屣履造門。」○朋友之服 儀禮喪服：「朋友麻。」注云：「雖無親，有同道之恩，故相爲服總之經帶。」○壙 墓穴也。○窆 音斂，下棺也。

【作者】

范 式 張 劭

范曄，字蔚宗，南朝宋順陽人。元嘉中，累官左衛將軍太子詹事。嘗著後漢書，凡十紀，十志，八十一列傳。十志未成而曄以罪誅。梁劉昭用司馬彪續漢書之文足成之。今本共一百二十卷，有章懷太子李賢注。

二六 樂羊子之妻

范曄

河南樂羊子之妻者，不知何氏之女也。羊子嘗行路，得遺金一餅，還以與妻。妻曰：「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，廉者不受嗟來之食，況拾遺求利以污其行乎？」羊子大慚，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。

學一年來歸，妻跪問其故。羊子曰：「久行懷思，無他異也。」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：「此織生自蠶繭，成於機杼，一絲而累，以至於寸，累寸不已，遂成丈匹。今若斷斯織也，則損失成功，稽廢時日。夫子積學，當日知其所亡，以就懿德。若中道而歸，何異斷斯織乎？」羊子感其言，復還終業，遂七年不返。

妻常躬勤養姑，又遠饋羊子。嘗有他舍雞，謬入園中，姑盜殺而食之，妻對雞不餐而泣。姑怪問其故，妻曰：「自傷居貧，使食有他肉！」姑竟棄之。

後盜有欲犯妻者，乃先劫其姑，妻聞，操刀而出。盜人曰：「釋汝刀！從我者可全，不從我者，則殺汝姑。」妻仰天而歎，舉刀刎頸而死，盜亦不殺其姑。太守聞之，即捕殺賊盜，而賜妻縑帛，以禮葬之，號曰貞義。

——節後漢書——

【註釋】

①一餅 猶一片也。 ②盜泉 盜泉在山東泗水縣東北。縣境之泉，凡八十有七，惟盜泉不流，餘皆滙爲泗河。尸子：「孔子過於盜泉，渴矣而不飲，惡其名也。」 ③嗟來之食 禮記檀弓篇：「有餓者蒙袂輯屨，貿貿然來，黔敖左奉食，右執飲，曰：『嗟，來食！』揚其目而視之，曰：『予惟不食嗟來之食，以至於斯也。』從而謝焉，終不食而死。」

【作者】

范曄 見本冊第二十五篇。

二七 與阮光祿書

侯方域

僕竊聞君子處己，不欲自恕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。今執事之於僕，乃有不然者，願爲執事陳之！

執事，僕之父行也。神宗之末，與大人同朝，相得甚歡。其後乃有欲終事而不能者，執事當自追憶其故，不必僕言之也。大人曰：削官歸，僕時方少，每侍，未嘗不念執事之才，而嗟惜者彌日。及僕稍長，能讀書，求友金陵，將戒途，而大人送之曰：「金陵有御史戚公勇者，雖於我爲後進，我常心重之；汝至，當以爲師。又有老友方公孔炤，汝當持刺拜於床下。」語不及執事。及至金陵，則戚公已得罪去，僅見方公，而其子以智，余之夙交也，以此晨夕過從；執事與方公同爲父行，理當謁，然而不敢者，執事當自追憶其故，不必僕言之也。今執事乃責僕與方公厚，而與執事薄，噫！亦過矣！

忽一日，有王將軍過僕，甚恭，每一至，必邀僕爲詩歌，既得之，必喜，而爲僕置酒，奏

伎，招遊舫，攜山屐，殷殷積旬不倦。僕初不解，既而疑，以問將軍；將軍乃屏人以告僕曰：「是皆阮光祿所願交於君者也。光祿方爲諸君訴，願更以道之君之友陳君定生、吳君次尾，庶稍滿乎！」僕斂容謝之曰：「光祿身爲貴卿，又不少佳賓客，足自娛，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？僕道之二君，必重爲兩君所絕。若僕獨私從光祿遊，又竊恐無益光祿。」辱相款八日，意良厚，然不得不絕矣。凡此皆僕平生稱量，自以爲未甚太過，而執事顧含怒不已，僕誠無所逃罪矣。

昨夕方寢，而楊令君文驄叩門過僕曰：「左將軍兵且來，都人洶洶，阮光祿揚言於清議堂云：『子與有舊，且應之於內，』子盍行乎？」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，且恨之，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。僕與左誠有舊，亦已奉熊尚書之教，馳書止之，其心事尙不可知，若其犯順，則賊也；僕誠應之於內，亦賊也；士君子稍知禮義，何至甘心作賊！萬一有焉，此必日暮途窮，倒行而逆施，若昔日乾兒義孫之徒，計無復之，容出於此，而僕豈其人耶？何執事因文織之深也？

竊怪執事常願下交天下士，而展轉蹉跎，乃至⑤嫁禍而滅人之族，亦甚違其本念。倘一旦追念天下士所以相遠之故，未必不悔，悔未必不改；果悔且改，靜待之數年，心事未必不暴白天下，士未必不接踵而至執事之門。僕果見天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，亦必且隨屬其後，長揖謝過，豈爲晚乎！而奈何陰毒左計，一至於此！僕今已遭亂無家，扁舟短棹，措此身甚易。獨惜執事④伎機一動，長伏草莽則已；萬一復得志，必至殺盡天下士，以酬其宿所不快，則是使天下士終不復至執事之門，而後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，不能如僕之詞微而義婉也。僕且去，可以不言；然恐執事不察，終謂僕於長者傲，故敢述其區區！不宣！

【註釋】

——壯悔堂集——

- ①阮光祿 卽阮大鍼，魏忠賢乾兒，明思宗鑄之九鼎，比於魑魅魍魎。②削官 削，奪除也，削職曰削官。天啓四年，侯恂以東林黨事削籍。③貫 貫酒，除酒也。④左將軍 卽左良玉，是時良

玉鎮荆襄，以糧盡欲引兵東下金陵。⑤子與句。左良玉爲侯恂舊部。 ⑥文織 言文法羅織，故入人罪也。 ⑦嫁禍 謂移禍於他人也。 ⑧伎 害也。

【作者】

侯方域 字朝宗，清河南商邱人，性豪邁。發憤爲古文，著有壯悔堂集。崇禎十六年，阮大鍼蜚謗朝宗，朝宗避去，爲書與大鍼，大鍼怒，日夜謀殺之，朝宗走依高傑，得免。

二八 范增論

蘇軾

漢用陳平計，間疏楚君臣，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，稍奪其權，增大怒曰：「天下事大定矣，君王自爲之，願賜骸骨歸卒伍。」歸未至，彭城疽發背死。

蘇子曰：「增之去善矣，不去，羽必殺增，獨恨其不早耳。」然則當以何事去？增勸羽殺沛公，羽不聽，終以此失天下，當於是去耶？

曰否，增之欲殺沛公，人臣之分也，羽之不殺，猶有君人之度也，增曷爲以此去哉！易

曰：「知幾其神乎。」詩曰：「相彼雨雪，先集維霰。」增之去，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。

陳涉之得民也，以項燕扶蘇；項氏之興也，以立楚懷王孫心；而諸侯叛之也，以弑義帝。且義帝之立，增爲謀主矣，義帝之存亡，豈獨爲楚之盛衰，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，未有義帝亡，而增獨能久存者也！羽之殺卿子冠軍也，是弑義帝之兆也，其殺義帝，則疑增之本也，豈必待陳平哉！物必先腐也，而後蟲生之，人必先疑也，而後讒入之，陳平雖智，安能間無疑之主哉！

吾嘗論義帝，天下之賢主也，獨遣沛公入關，不遣項羽，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，而擢以爲上將，不賢而能如是乎？羽既矯殺卿子冠軍，義帝必不能堪，非羽弑帝，則帝殺羽，不待智者而後知也。增始勸項梁立義帝，諸侯以此服從，中道而弑之，非增之意也；夫豈獨非其意，將必力爭而不聽也，不用其言，而殺其所立，羽之疑增，必自是始矣。

方羽殺卿子冠軍，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，君臣之分未定也，力能誅羽則誅之，不能

則去之，爲增計者，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！增年已七十，合則留，不合則去，不於此時明去就之分，而欲依羽以成功名，陋矣！

雖然，增，高帝之所畏也，增不去，羽必不亡，嗚呼！增亦人傑也哉！

蘇東坡集

【註釋】

○骸骨 形體之總稱。白居易詩，「病骸渾似木。」 ○彭城 縣名，今江蘇銅山縣治。 ○先集

維箴 箴音線，箴，雪之始凝者也。 ○卿子冠軍 義帝命宋義爲上將，號曰卿子冠軍。後爲項羽

所殺。 ○項燕扶蘇 陳涉初起兵，假楚將項燕。秦太子扶蘇爲名，號召人心。 ○項梁 楚將項

燕之子，項羽之叔父。

【作者】

蘇軾 字子瞻，號東坡居士，宋眉山人，蘇洵之長子也。文章縱橫奔放，雄視百世，詩詞書畫亦有名。

二九 藺相如完璧歸趙

司馬遷

藺相如者，趙人也。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。趙惠文王時，得楚和氏璧。秦昭王聞之，使人遺趙王書，願以十五城請易璧。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，欲予秦，秦城恐不可得，徒見欺；欲勿予，卽患秦兵之來。計未定，求人可使報秦者，未得。宦者令繆賢曰：「臣舍人藺相如可使。」王問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對曰：「臣嘗有罪，竊計欲亡走燕，臣舍人相如止臣曰：『君何以知燕王？』臣語曰：『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，燕王私握臣手曰：『願結友！』以此知之，故欲往。』」相如謂臣曰：「夫趙強而燕弱，而君幸於趙王，故燕王欲結於君；今君乃亡趙走燕，燕畏趙，其勢必不敢留君，而東君歸趙矣。君不如肉袒伏斧，質請罪，則幸得脫矣。」臣從其計，大王亦幸赦臣。臣竊以爲其人勇士，有智謀，宜可使。」於是王召見，問藺相如曰：「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，可予不？」相如曰：「秦強而趙弱，不可不許。」王曰：「取吾璧，不予我城，奈何？」相如曰：「秦以城求璧，而趙不許，曲在趙；

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，曲在秦，均之二策，寧許以負秦曲。」王曰：「誰可使者？」相如曰：「王必無人，臣願奉璧往，使城入趙而璧留秦；城不入，臣請完璧歸趙。」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。

秦王坐曰章臺，見相如，相如奉璧奏秦王，秦王大喜，傳以示美人及左右，左右皆呼萬歲。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，乃前曰：「璧有瑕，請指示王。」王授璧，相如因持璧卻立，倚柱，怒髮上衝冠，謂秦王曰：「大王欲得璧，使人發書至趙王，趙王悉召羣臣議，皆曰：『秦貪負其疆，以空言求璧，償城恐不可得。』議不欲予秦璧。臣以爲布衣之交，尙不相欺，況大國乎！且以一璧之故，逆疆秦之圖，驢不可。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，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。何者，嚴大國之威，以修敬也。今臣至，大王見臣列觀，禮節甚踞，得璧傳之美人，以戲弄臣。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，故臣復取璧。大王必欲急臣，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！」相如持其璧睨柱，欲以擊柱。秦王恐其破璧，乃辭謝固請，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。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，實不可得，乃謂秦王曰：「和氏璧，天下所

共傳寶也。趙王恐，不敢不獻。趙王送璧時，齋戒五日。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，設④九賓於廷，臣乃敢上璧。秦王度之，終不可疆奪。遂許齋五日。舍相如⑤廣成傳舍。相如度秦王雖齋，決負約，不償城，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，從徑道亡，歸璧於趙。

秦王齋五日後，乃設九賓禮於廷，引趙使者蘭相如。相如至，謂秦王曰：「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，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；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，故令人持璧歸，間至趙矣。且秦疆而趙弱，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，趙立奉璧來；今以秦之疆而先割十五都予趙，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！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，臣請就⑥湯鑊！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！」秦王與羣臣相視而⑦嘻。左右或欲引相如去，秦王因曰：「今殺相如，終不能得璧也，而絕秦趙之驩，不如因而厚遇之，使歸趙。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耶！」卒廷見相如，畢禮而歸之。

相如既歸，趙王以爲賢大夫，使不辱於諸侯，拜相如爲上大夫。秦亦不以城予趙，趙亦終不予秦璧。

【註釋】

- 質 到刃也。
- 章臺 臺名。
- 瑕 玉上斑病也。
- 驩 同歡。
- 九賓 卽周禮九儀贊禮者九人也。
- 廣成 傳舍之名。
- 湯鑊 烹人之酷刑。
- 嘻 驚怒之聲。

【作者】

司馬遷 字子長，生於龍門，繼父業，爲太史公。李陵降匈奴，武帝怒甚，遷言陵忠，帝因下之獄，施腐刑。遷乃發憤著史記，起黃帝，迄漢武，凡一百三十卷。

三〇 魯仲連義不帝秦

劉向

秦圍趙之○邯鄲，○魏安釐王使將軍○晉鄙救趙，畏秦，止於○蕩陰，不進。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，因平原君○謂趙王曰：「秦所以急圍趙者，前與齊潛王爭強爲帝，已而復歸帝，因以齊故。今齊益弱，方今唯秦雄天下，此非必貪邯鄲，其意欲求爲帝。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，秦必喜，罷兵去。」平原君猶豫，未有所決。

魯仲連義不帝秦

此時魯仲連適遊趙，會秦圍趙，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，乃見平原君曰：「事將奈何矣？」平原君曰：「勝也何敢言事？百萬之衆折於外，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，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，今其人在是。勝也何敢言事？」魯連曰：「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，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。梁客新垣衍安在？吾請爲君責而歸之。」平原君曰：「勝請爲召而見之於先生。」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：「東國有魯連先生，其人在此，勝請爲紹介，而見之於將軍。」新垣衍曰：「吾聞魯連先生，齊國之高士也，衍人臣也，使事有職，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。」平原君曰：「勝已泄之矣。」新垣衍許諾。

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。新垣衍曰：「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，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。今吾視先生之玉貌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，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？」魯連曰：「世以^⑤鮑焦無從容而死者，皆非也。今衆人不知，則爲一身。彼秦，棄禮義^④上首功之國也，權使其士，虜使其民，彼則肆然而爲帝，過而遂正於天下，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，吾不忍爲之民也！所爲見將軍者，欲以助趙也。」新垣衍曰：「先生助之奈何？」魯連曰：

「吾將使梁及燕助之，齊楚固助之矣。」新垣衍曰：「燕則吾請以從矣，若乃梁，則吾乃梁人也，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？」魯連曰：「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，使梁睹秦稱帝之害，則必助趙矣。」

新垣衍曰：「秦稱帝之害將奈何？」魯連曰：「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，率天下諸侯而朝周，周貧且微，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。居歲餘，周烈王崩，諸侯皆弔，齊後往，周怒，赴於齊曰：『天崩地坼，天子下席。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，則斮之。』威王勃然怒曰：『叱嗟！而母婢也！』卒爲天下笑。故生則朝周，死則叱之，誠不忍其求也。彼天子固然，其無足怪。」新垣衍曰：「先生獨未見夫僕乎？十人而從一人者，寧力不勝，智不若耶？畏之也。」魯連連曰：「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？」新垣衍曰：「然。」魯連連曰：「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。」新垣衍快然不悅曰：「嘻！亦太甚矣，先生之言也！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？」

魯仲連曰：「固也，待吾言之。昔鬼侯、鄂侯、文王，紂之三公也。鬼侯有子而好，故

入之於紂，紂以爲惡，醢鬼侯。鄂侯爭之急，辯之疾，故脯鄂侯。文王聞之，喟然而歎，故拘之於羑里之庫百日，而欲令之死。曷爲與人俱稱帝王，卒就脯醢之地也？

「齊閔王將之魯，夷維子執策而從，謂魯人曰：『子將何以待吾君？』魯人曰：『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。』夷維子曰：『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？彼吾君者，天子也，天子巡狩，諸侯辟舍，納筦鍵，攝衽抱几，視膳於堂下，天子已食，退而聽朝也。』魯人投其籥，不果納，不得入於魯。將之薛，假塗於鄒。當是時，鄒君死，閔王欲入弔。夷維子謂鄒之孤曰：『天子弔，主人必將倍殯柩，設北面於南方，然後天子南面弔也。』鄒之羣臣曰：『必若此，吾將伏劍而死。』故不敢入於鄒。鄒魯之臣，生則不得事養，死則不得飯含，然而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，不果納。今秦萬乘之國，梁亦萬乘之國，俱據萬乘之國，交有稱王之名，賭其一戰而勝，欲從而帝之，是使三晉之大臣，不如鄒魯之僕妾也。且秦無已而帝，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，彼將奪其所謂不肖，而予其所謂賢，奪其所憎，而與其所愛。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，爲諸侯妃姬，處梁之宮，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？而將軍又何以得

故寵乎？」

於是新垣衍起，再拜，謝曰：「始以先生爲庸人，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。吾請去，不敢復言帝秦。」秦將聞之，爲卻軍五十里。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，擊秦，秦軍引而去。

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，魯仲連辭讓者三，終不肯受。平原君乃置酒，酒酣，起前，以千金爲魯連壽。魯連笑曰：「所貴於天下之士者，爲人排患，釋難，解紛亂，而無所取也；卽有所取者，是商賈之人也；仲連不忍爲也。」遂辭平原君而去，終身不復見。

——戰國策——

【註釋】

①邯鄲 趙之都城，今河北邯鄲縣。 ②魏安釐王 名圜。釐一作僖。 ③晉鄙 魏將，爲魏公子

無忌所殺。 ④蕩陰 今河南湯陰縣。 ⑤平原君 名勝，武靈王之子。 ⑥以齊故 蘇代說齊

潛王去帝號，秦因亦去帝號。 ⑦鮑焦 周代隱士，廉潔自守，不臣天子，不友諸侯。 ⑧上首功

秦法，斬一人首，賜爵一級。⑤下席 守喪禮也。⑥鬼 殷時國名，史記作九侯，地當今河南境。

⑦鄂 殷時國名，當今湖北武昌境。⑧牖里 地名，史記作姜里。⑨齊閔王 即齊湣王。

⑩夷維子 人名，以邑為姓者。⑪倍 同背。⑫飯含 用米或玉實死者口中，曰飯含，古禮也。

【參考】

⑬戰國策 簡稱國策，漢劉向襄集先秦諸人所紀戰國時事而成者。⑭魯仲連 齊之高士，遊

於趙。此即在趙時事也。

三一 享福與吃苦

種因

現在我國人的大毛病，是只圖享福，不願吃苦。一般做父母的，常常以為年紀大了，應該享福，享不到福，便嘆命苦，便悲福薄。有許多青年人，也作如是想，看見人家享福，羨慕得很，即使勉強他們暫耐辛苦，而他們的欲望，他們的希冀，總是準對享福的方面去進行的。甚至只要文憑，不肯考試，只求異性伴侶，不在學業上努力，只望「做到人上

人，「不願「吃得苦中苦。」這種觀念，雖不敢說普遍在一般青年的腦筋當中，但至少有一部分，甚至有一大部分，我們不得不注意，不得不覺悟。

我們不必希望做「人上人。」我既是人羣中的一分子，就當盡人的一分責任。沒有農夫，那裏有飯吃？沒有瓦匠木匠，那裏有房子住？沒有工商，那裏有物品？沒有效命沙場的戰士，那裏可以克服敵人，保護我們的安全？沒有嘔心絞腦的學者，那裏會有著述，安慰我們的精神？我們生活上的一切需要，都靠無量數的勞動者——無論是勞心或勞力——辛辛苦苦地來供給，我們若不也吃一點苦，也盡一點責，非但對不住他們，又何以對得住自己呢？

特殊階級的人，坐享特殊的生活權利，或擁遺產，或發橫財，或領乾薪，他們用不着吃苦。也不肯去吃苦，詩經上說：「哿矣富人，哀此惻獨！」這真是人羣的蠹蟲。我們須知最可敬的，是世上大多數的平民，他們做一天人，幹一天事，他們的生命，完全是靠吃苦來撐持的。他們是生產者，是建設者，社會國家靠了他們才有進步。我們不要羨慕特

殊階級的人，我們應該加入平民隊伍中去共同努力。

我們翻開歷史來看，古今中外，幾多聖賢豪傑，那一箇不是從吃苦中磨練出來的？佛世尊身為王子，多福多樂，獨願捨家入山，苦修六年，睡在曠野中樹林下，穿着死人遺下的衣服，每日僅吃幾粒豆子幾粒芝麻，維持生命，這是多麼苦惱，而他獨處之泰然，所以成爲教主。孔子一車二馬，周遊天下，寧受天下人揶揄，而救世之心，終不稍減，奔波之苦，迄未掛懷；這種吃苦的精神，尤其是我們應該崇拜的。再看晉朝名臣陶侃，他活得不耐煩，每天要搬磚頭；英國名相格蘭斯頓，每日午飯後要劈一點鐘柴；難道他們一箇要做瓦匠，一箇要做火伙嗎！笑話，笑話，他們決不是的。他們不過借此鍛鍊吃苦的精神，恐怕身體安逸了，將來不能做事。他們的用心，是很深的。

論語說：「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，難矣哉！」大學又說：「小人閒居爲不善，無所不至。」○王陽明解說：「閒居時有何不善可爲，只有一種懶散精神，漫無着落，便是萬惡淵藪，便是小人無所忌憚處。」朝鮮人每天起身，箇箇都是托着一壺茶，啣着一根長烟

袋，坐在樹下納涼，望去如神仙中人，何嘗不舒服！何嘗不享福！就此一點，便是亡國的根源！前清末年，京城裏旗人箇箇總靠一分口糧，舒舒服服過日子，箇箇都是鎮日地拿着一箇雀籠，口裏哼着幾句京腔，暮氣沉沉，那裏還能够支持國家得住？

我們不怕享不到福，只怕吃不來苦。享福吃苦，都是有代價的。以吃苦始者，方能以享福終。要事業成功，必先備嘗艱苦，而後有苦盡甜來之境。孟子說：「人之有德慧術智者，恆存乎疢疾。獨孤臣孽子，其操心也危，其慮患也深，故達。」又說：「天之將降大任於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爲，所以動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」這是磨練意志的最好機會，這是成功立業的「不二法門」。

諸位青年啊！你現在很失意嗎？你家裏窮嗎？沒有錢買書，沒有力量升學嗎？你身子很單薄嗎？你腦筋遲鈍，不能做艱難的功課嗎？你想改科貪圖省事嗎？你過慣了學校生活，就過不慣家庭生活嗎？你自以爲是少爺階級上流身分，叫你酒掃應對，布衣惡食，你就不願意嗎？你假如存着這種心思，你的前途還有什麼希望？

奉勸諸位得意莫歡欣！失意莫苦惱！享福不爲福！吃苦不爲苦！孟子曰：「生於憂患，而死於安樂。」宋儒又說：「少年得志大不幸！」現在當國家危急存亡之秋，正志士努力工作之日，摩頂放踵，有所不恤，那裏可以偷安旦夕，享福自娛？

我們雖不敢說有范文正公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的氣概，但至少要有陶侃格蘭斯頓的勤勞耐苦的精神。至少要屏除一切烟、酒、賭的不良嗜好，刻苦勉勵去建立自己的前途。這是我對於諸位的一點貢獻！

【註釋】

①王守仁 字伯安，明餘姚人。倡「知行合一」之學說。嘗築室陽明洞，世稱陽明先生。②不二

法門 本佛家語，爲佛家求道之一法門，由此可直窺聖道，乃八萬四千法門中第一法門也。

三三二 自爲與爲人

杜威演講
胡適譯記

(一)緒論 上次我曾解釋自私的性質，講自私並非由處心積慮審思詳察而來

的，是由太大意，無想像力，一時爲外物所惑，就不覺利己忘人。今天和下次我要討論「自爲」與「爲人。」這箇問題，理學先生討論得很詳細。Hogism 這箇字，原出拉丁，訓我。Altruism 也出拉丁，訓他。我們可以譯他做「利己」和「博愛。」自愛博愛，自尊尊人，爲己謀，爲人謀。到底有什麼關係呢？所以道德的問題，是要調和自爲和爲人，總要兼顧兩全，一舉兩得纔好。真正自爲，並不是自私，自私不可有，自爲不可無。人人都有自愛的義務，自己的身體，應盡力養護，自己的心靈，應盡力發達。自己的財產權利名譽，都有愛惜保護的天職，所以對人對己，都有責任，應當審思詳慮，權度利害，纔能得折中之道。

(二) 一般人對於克己的誤解 什麼是克己自損，犧牲自己？有些理學家說，他本身就是道德。這話有點偏激，因爲他們對於利人博愛，看得過重，以爲欲利人，必先自損，欲博愛，必先犧牲，人我不能兩全，所以不能不舍此全彼。還有些人的議論，更進一層說，自爲是罪惡，對於自己，無義務之可言。所以那苦行真修的僧道，衣纒褐，食藜藿，絕飲食，

離羣索居，屏去一切娛樂，寂滅種種情緒，甚至錐股戕形，自食痛苦，以爲如是纔算克己，纔算犧牲。這種流弊，都是從以自損爲道德之學說來的。這種人在今日自然很少，但是社會上還有人以爲娛樂傷性，應該避樂尋苦。我嘗見兩箇美國小孩，討論蘋果的仁和肉孰好。他們說仁的味苦，所以好，肉味甜，所以不好，這也可謂避樂尋苦了呵。

(三) 反駁前說之理由 反對前說的，大約有三種理由：

(甲) 己達然後能達人，己立然後能立人。若專從事自損，一己都不能自立，還能有益社會嗎？況且自損是消極的，不能積極去創造建設，更覺無用了。自爲和爲人，並不是絕對的相反，實在是相成。譬如我們寶重自己身體，練成精悍的軀幹，那嗎，不但自己受益，社會上也多一箇有用的人才了。要是體弱多病，不但自己受損，社會多加一分負擔了。又大抵體弱多愁，最易動氣，別人看到，更覺討厭。自己愛惜肉體，就有這許多利益，若自己愛護精神，利益更可想見了。犧牲自己，克己自損的真義，到底是什麼呢？我說犧牲並非犧牲自己，是貶損箇人若干的幸福罷了。譬如人不吃肥甘，他並不是自損，是損食，

是犧牲他食肉的娛樂罷了。又如飽了不多吃，也不是犧牲自己，是犧牲自己剩下的菜飯罷了。這種犧牲自損，有常識，有判斷力，不惑近利而亂大謀。我們不但看見未來禍害，犧牲一時娛樂以自利，還要想到社會幸福，貶損自己權利以利人。纔算是真正的犧牲自損。譬如別人有病或讀書的時候，我們斷不能在他旁邊彈琴吹笛去擾亂他。所以我們吹彈的娛樂，是因爲想到他人幸福而犧牲的，世界娛樂實在很多，我們不能都享受，一定要擇，既有所擇，便有所去了。娛樂的價值，又不一樣，有遠而大的，近而小的，最要的，次要的，我們更應該選擇了。因爲娛樂不能盡取，要慎擇，所以不能不犧牲一部分的權利了。

(乙)犧牲自己，是矯飾不自然，好像有點拂逆人性。要是人想到犧牲，也一定想到報酬，犧牲愈大，報酬應當愈厚，不在其身，必在子孫，不在現在，必在來生。望報而行善，就非真正的道德了。況且這種矯飾勉強的人，生活也很無聊，性情也一定剛燥，使人討厭他。

(丙)自愛的總能愛人，要是不愛自己的人格，還能愛他人的人格嗎？自尊的纔能尊人，自爲的纔能爲人。世界上所受的痛苦，頭一箇是自私，第二箇是不自尊。不自尊就是不知道自己所處的地位，不能謀新生活新發展，社會就永無進步的希望了。假使人都知道自己的價值，社會一定有變化，有進步。所以自尊自爲的人，不但要注意自己身體教育財產權利，還要有積極的自表。(Selfassertion)

(四)自表自尊之重要 我們常常自問，爲什麼我要生？爲什麼要生在這箇世界？我們既然生於斯，長於斯，自然有我們固有的地位，和我們固有的責任。天生人，各有特長，各有異能，並非兩片豌豆，形狀功用，都一樣的。我既然和人不同，自有我應作的事，自然要堂堂的做一箇人，要獨自表異，是表白我們的理想主張和信仰罷了。比方四馬駕一車，一馬趑趄不前，他不但荒棄應盡責務，還阻止他馬的進行。社會也如此，要想進步，一定要人人勉勵奮發，急起直追纔好，不然，就成害羣之馬了。有些人說獨自表異，近於躁進無禮，但是自表並不是好露頭角，是要表白貫徹一己主張思想，使人人都歸於正

道，有什麼無禮的地方呢？要是怕人嘲罵，就改變信仰，還能算堂堂丈夫嗎？

自尊也是尊他自己的理想主張，要實行貫徹，嘲罵毀謗，一概不管。人有反對我們理想的，我們亦可平心和他討論，但斷不可舍己從人，因為自尊者人恆尊之。要是人不自尊，任人魚肉，就養成弱肉強食的風氣。美國文豪哥克說：「人家要打我，我也願意讓他，不過我讓了他，他就以為別人也可欺，要得寸進尺了。所以為保護別人起見，我就不能讓他了。」所以自尊是一種社會的道德，要自尊自表，纔能保護他人的權利。總而言之，自損和犧牲，算不得道德，積極的道德，是自表自尊自為，是我們對己對人應盡的天職。

(五) 自培自發之重要 上次講自為和為人的比較，自私和博愛的關係，今天要繼續討論。我上次說自為並非自私自利。自私是損人利己，壟斷權利；自為是自尊自表，是積極的德行，是排俗論，倡正道。所以自尊自表，是簡人的天職。但是還有一個要點，就是自培自發 (Self-cultivation and Self-development)，培養自己的性情好惡，發展

自己的特長，換一句話說，就是求教育。我講箇故事給你們聽。有箇富翁要出門，把銀子吩咐三箇家人管理。兩箇拿錢去經商生利。一箇把錢鎖在箱裏，主人回來，自然要獎勵那兩箇能生利的僕人。天才 (Talent) 這箇字，在希臘文原訓銀錢，以後纔有天賦的才能資秉等解釋。天賦我們才能，好像主人付託我們銀錢，要利用去經商生息，所以天才也要發展擴大纔好。教育的功用，就是發展天才，所以人人都應該培養鍛鍊發展利用他的天秉。要是一大部分人都想受教育，都有求學向上的志願，世界進步不更快嗎？要是人人有理智的奢望，發揚蹕厲，自培自發，社會進化不更快嗎？譬如兩箇社會，一箇姑息偷懶，假仁假義，一箇努力自愛，各展天才，我想努力的自愛社會，進步一定更快。

(六)折中自爲和爲人之標準 前段和第七次演辭，都討論自爲。總而言之，自爲的人，第一要寶重身體，第二要自尊自表，第三要自培自發。現在要講爲人了。在未講以前，我還有幾句話，就是自爲爲人，難得折中之道，自表自尊過當，便是自私，便是侵犯他人利權，蔑視他人人格。爲人過當，便是姑息養奸，煦煦之仁，反足害人。人類有種天然的

情緒，就是以不得社會的讚美爲羞恥。要是受了社會的攻擊，就犧牲自己主張，去博社會的歡心。知恥雖然是德的基礎，但是有時也能戕賊簡性，束縛思想，喪失自尊自愛的觀念。我講社會的情緒時，說真正的領袖、大改革家、科學家、社會家，都有特立獨行的情操，力排俗論，犧牲虛名浮譽，以貫徹他的主張，不肯阿世媚俗。阿世媚俗的弊病，多從爲人過當生出；所以爲人太過，也能阻滯進化。自爲爲人的折中之道，實在很難，沒有箇最良的標準。我現在提出兩箇要點，或者不無小補。(1)應該鑑別社會的近利和遠利。譬如我們介紹一種新學說，起初雖然遭人笑罵，好像不利，但是後來總能得人信仰，造福社會。(2)應該了解爲人的真義。有些人心面不一，假愛人的名，行自私的實，圓滑、譎詐、怯懦、好名。明明是阿世媚俗，他還說和光同塵，明明是畏譏避謗，他還說謙沖好讓。總而言之，我們應該注意兩件事：第一要犧牲社會的近利，以成社會的大福；第二要真正爲人，不可夾雜一毫私意。

(七)爲人 仁愛慈善博愛等，都是爲人，爲人有三種方法：(1)各盡本職。我們盡

本分，就是間接服務社會的妙法，工程師專心建築，就是服務社會。他不容想到爲人造福，要是想到，心分意亂，房子也蓋不好，社會受害更大了。醫生也是如此，要是苦心勞意的想救人，病也醫不好了。所以爲人不必念念不忘仁，只要安分守己的去做他應做的事。

(2) 通功易事。慈善事業，有利有弊，專去救貧恤災，常常使人自暴自棄，專靠旁人幫助，養成依賴的習慣。所以給乞丐錢，就是製造新乞丐，那些乞丐，除了瘋老殘疾，大概都是不自愛重，好吃懶做，你給他錢，你自己得了箇慈善的好名，那些乞丐可就受害不淺了。所以要助人，最好能使他自立自救，不要旁人的幫助。現在是社會改造的時候，一切制度都受批評。我們對於一箇制度，應該發一問題，這制度是助人呢？還是使人自助呢？使人獨立自食其力呢？還是教人依賴做寄生物呢？英國有句俗語說：「天助自助者。」所以慈善事業並不是真正的仁愛。通觀以上兩點，可得一箇結論：要是非瘋老殘疾，非遭意外危險，萬萬不能幫助他。頂好的慈善事業，是通功易事，互相幫助。我們助人，雖然不希望他報我的德，也盼望他能助人能做社會生利的分子。不然，受恩的仍然生依賴心，施

恩的也得不償失了。平常的人，做了一點慈善事，就趾高氣揚，因為有望報的心，有自私好名的心，算不得慈善。慈善是助人自立，是通功易事，是改良境遇，使貧富貴賤有平等發展的機會，使貧的有正業，有職務，能自食其力。愛國不專當兵打仗，各能盡其職，或通功易事，改良境遇，就是愛國。(3)團體合作。就是聚攏許多人各盡其職，一心一力去謀公共利益。他們有公共的目的，有組織的分工，有秩序的進行，所以彼此都得益。他們雖然沒想到幫助人，卻間接的助人不少。以上所講的三種方法——各盡其職，通功易事，和團體合作——都是間接的慈善事業。總而言之，自爲爲人並不是相反；各盡本職，不但是爲己，也是爲人；通功易事，改良境遇，和團體合作，都是人我兼利，一舉兩得的事。

【參考】

本文爲杜威演講，由胡適口譯而筆記者。

三三 范文正公論

黃永年

士無英偉冠世之氣，不足特起於末流；無①痼瘼天下之心，不足澤被於一世。孟子曰：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」②周子曰：「志伊尹之所志。」是志也，氣也，士之有振衰式靡之責者，不可一日而無者也。今夫氣蓋一鄉，則一鄉齷齪委靡頹敗之習，有所不能染。氣蓋一國，則一國齷齪委靡頹敗之習，有所不能染。氣蓋天下，則天下齷齪委靡頹敗之習，有所不能染。惟其自立也高，故所見也遠。及其顯也，天下亦翕然從之。是故其意念之所經營，知慮之所擘畫，皆迥然絕異於世俗之所爲。當其未出，衆日相與接，亦末由闕之耳！嗟乎！觀於宋范文正公仲淹，士可不早自立也哉！

③五季以來，風衰義喪，士惟知苟榮貪位，④四維既絕，人紀淪亡。宋初頹風猶是也，⑤范質、王溥無論己，⑥寇準以命世之英，方罷中書，即求使相，已復附會天書，以圖干進。蓋風習移人，賢者不免，百有餘年於此矣。范公出而厲⑦廉隅，振名節，其取舍辭受，進退出處，斷然有所不苟，世俗所謂寵辱、毀譽、得失、死生、禍福、利害，浩然一無足動其意。天下之士，聞范公之行，惕然始知有恥，而爭趨於名義之重，宋之風俗，爲之一變，非其氣之清

明剛大，烏能興之！

其自秀才時，卽以天下爲己任；飲食寤寐，惓惓皆經世澤物之心。其學自兵刑、錢穀、水泉、農政、職官、邊陲、險塞，無所不周。一旦出而用之也，皆取諸懷而素具。始在憂中，遣執政書，極論天下事。他日爲政，皆不易其說。故其言曰：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。」其言然，其行亦然，非所謂大丈夫之事與！④眞仁之世，賢相多矣！然功存於廟社，澤及於一時；若夫功在名教，道師百世，使天下聞風，頑廉懦立，則惟公一人而已！

⑤光嶽氣偏，士風攸墮，下者懷溫飽，上者希名位，詩書用爲竿牘，道義假爲清談，後先相師，⑥輪蹄一軌；古大人豪傑之志業，久絕於斯人之夢寐，宜乎齷齪委靡頹敗而無覩也。儒者之言曰：「立志以帥氣。」夫氣也何以必待於帥之哉？世之隱，足以賊吾氣者甚衆；而人之生也，資非大賢，清明之氣，受於天者無多。入世以後，污濁橫流，浸漬衍溢，不能固存其清明之禮，則日漸隨波逐流，沒身而已，安望其能自樹立也！吾故因論范公之人而及此，士之有志者，可以省矣！

【註釋】

○痼瘵 普通關，疾患痛苦也，今用為憂患民生疾苦之意。

○周子 卽周敦頤，宋理學家，語見近思錄。

○五季 後梁、後唐、後晉、後漢、後周。

○四維 管子：「禮、義、廉、恥，國之四維。」

○范質、王溥 皆後周人，其後降宋太祖者。

○寇準 字平仲，華州人，大中祥符八年，準能中書，託人語王旦求為使相，天禧三年，宋能詐為天書，寇準以聞上，由是再用。

○廉隅 物之邊角，用喻人之節操品度。

○真仁 宋真宗仁宗。

○光嶽 三光五嶽。

○輪蹄 輪有轍，蹄有迹，用喻人之行為事蹟。

【參考】

范仲淹 字希文，宋吳郡人。自少讀書，卽以天下為己任，為宋名相，卒諡文正。

【作者】

黃永年 字靜山，清江西人。少好學，以文章名，乾隆進士。著有南莊類稿。

三四 論語八章

子曰：「○飯蔬○食，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。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。」

葉公問孔子於○子路，子路不對。子曰：「女奚不曰：『其爲人也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。』云爾！」

子曰：「賢哉！○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賢哉回也！」

子曰：「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敏以求之者也。」

子曰：「默而○識之，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，何有於我哉！」

子曰：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○丘者焉，不如○丘之好學也。」

○子貢問於孔子曰：「夫子聖矣乎？」孔子曰：「聖則吾不能，我學不厭而教不倦。」

也。」子貢曰：「學不厭，知也；教不倦，仁也；仁且知，夫子既聖矣！」

子曰：「若聖與仁，則吾豈敢？抑爲之不厭，誨人不倦，則可謂云爾已矣！」公西華曰：「正唯弟子不能學也。」

【註釋】

①飯 音反，食也。 ②食 音飼，食物。 ③子路 卽季路，孔子弟子。 ④回 卽顏淵之名，孔子

弟子。 ⑤識 音志，記憶也。 ⑥丘 孔子之名，舊時避諱，讀如某。 ⑦子貢 卽端木賜，孔子弟

子。 ⑧公西華 孔子弟子，名赤。

【參考】

論語，所記爲孔子應答弟子、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。當時弟子各有所記，孔子既卒，門人相與輯而論纂，故曰論語。以上八章，取其論爲學者集之。

三五 我們對於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

朱光潛

——實用的、科學的、美感的——

一切事物都有幾種看法。你說一件事物是美的或是醜的，這也祇是一種看法。換一個看法你，說牠是真的或是假的；再換一種看法你，說牠是善的或是惡的。同是一件事物，看法有多種，所看出來的現象也就有多種。

比如園裏那一棵古松，無論是你，是我，或是任何人，一看到牠，都說牠是古松。但是你從正面看，我從側面看，你以幼年人的心境去看，我以中年人的心境去看，這些情境和性格的差異，都能影響到那古松的面目。古松雖祇是一件事物，你所看到的和我所看到的古松卻是兩件事。假如你和我各把所得的古松的印象畫成一幅畫，或是寫成一首詩，我們倆藝術手腕儘管不分上下，你的詩和畫與我的詩和畫相比較，卻有許多重要的異點。這是甚麼緣故呢？這就由於知覺不完全是客觀的，各人所見到的物的形相，都帶有幾分主觀的色彩。

假如你是一位木商，我是一位植物學家，另外一位朋友是畫家，三人同時來看這棵古松。我們三人可以說同時都「知覺」到這一棵樹，可是三人所「知覺」到的卻是三

個不同的東西。你脫離不了你的木商的心習，你所知覺到的，祇是一棵做某事用值幾多錢的木料。我也脫離不了我的植物學家的心習，我所知覺到的，祇是一棵葉爲針狀，果爲球狀，四季常青的⊖顯花植物。我們的朋友——畫家——什麼事都不管，只管審美。他所知覺到的，祇是一棵蒼翠勁拔的古松。我們三人的反應態度也不一致，你心裏盤算牠是宜於架屋或是製器，思量怎樣去買牠，砍牠，運牠。我把牠歸到某類某科裏去，注意牠和其他松樹的異點，思量牠何以活得這樣老。我們的朋友卻不這樣東想西想，他祇在聚精會神的觀賞牠的蒼翠的顏色，牠的盤屈如龍蛇的線紋，以及牠的那一般昂然高舉，不受屈撓的氣概。

從此可知這棵古松並不是一件固定的東西，牠的形相隨觀者的性格和情趣而變化。各人所見到的古松的形相，都是各人自己性格和情趣的反照。古松的形相，一半是天生的，一半也是人爲的。極平常的知覺，都帶有幾分創造性；極客觀的東西之中，都有幾分主觀的成分。

美也是如此。有審美的眼睛，纔能見到美。這棵古松對於我們的畫畫的朋友是美的，因為他去看牠時就抱了美感的態度。你和我如果也想見到牠的美，你須得把你那種木商的實用的態度丟開，我須得把植物學家的科學的態度丟開，專持美感的態度去看牠。

這三種態度有什麼分別呢？

先說實用的態度。做人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維持生活。既要生活，就要講究如何利用環境。「環境」包含我自己以外的一切人和物在內，這些人和物有些對於我的生活有益，有些對於我的生活有害，有些對於我不關痛癢。我對於他們於是有愛惡的情感，有趨就或逃避的意志和活動。這就是實用的態度。實用的態度起於實用的知覺，實用的知覺起於經驗。小孩子初出世，第一次遇見火，就伸手去抓牠，被牠燒痛了；以後他再遇見火便認識牠是什麼東西，便明瞭牠是燒痛手指的；火對於他於是有意義。事物本來都是很混亂的，人爲便利實用起見，纔像被火燒過的小孩子，根據經驗，把四圍事物

分類立名，說天天吃的東西叫做「飯」，天天穿的東西叫做「衣」，某種人是朋友，某種人是仇敵，於是事物，纔有所謂「意義」。意義大半都起於實用。在許多人看，衣除了是穿的，飯除了是吃的，女人除了是生小孩的一類意義之外，便尋不出其他意義。所謂「知覺」就是感官接觸某種人或物時心裏明瞭他的意義。明瞭他的意義，起初都祇是明瞭他的實用。明瞭實用之後，纔可以對他起反應動作：或是愛他，或是惡他，或是求他，或是拒他。木商看古松的態度便是如此。

科學的態度則不然。牠純粹是客觀的、理論的。所謂客觀的態度，就是把自己的成見和情感完全丟開，專以「無所爲而爲」的精神去探求真理。理論是和實用相對的。理論本來可以見諸實用，但是科學家的直接目的卻不在實用。科學家見到一個美人，不說「我要去^①向她求婚，我可以替我生兒子」；他祇說「我看她這人很有趣，我要來研究她的生理構造，分析她的心理組織」。科學家見到一堆糞，不說「牠的氣味太壞，我要掩鼻走開」；他祇說「這堆糞是一個病人排泄的，我要分析牠的化學成分，看

看有沒有病菌在裏面」。科學家自然也有見到美人就求婚，見到糞就掩鼻走開的時候；但是那時候他已經由科學家還到實際人的地位了。科學的態度之中，很少有情感和意志；牠的最重要的心理活動，是抽象的思考。科學家要在這個混亂的世界中尋出事物的關係和條理，歸納個物於概念，從原理演繹個例，分出某者爲因，某者爲果，某者爲特徵，某者爲偶然性，植物學家看古松的態度便是如此。

木商由古松而想到架屋、製器、賺錢等等，植物學家由古松而想到根、莖、花、葉、日光、水分等等，他們的意識都不能停止在古松本身上面；不過把古松當作一塊踏腳石，由牠跳到和牠有關係的種種事物上面去。所以在實用的態度中和科學的態度中所得到的事物的意象，都不是獨立的、絕緣的，觀者的注意力都不是專注在所觀事物本身上面的。注意力的集中，意象的孤立絕緣，便是美感的態度的最大特點。比如我們的畫畫的朋友看古松，他把全副精神都注在古松的本身上面，古松對於他便成了一個獨立自足的世界。他忘記他的妻子在家裏等柴燒飯，他忘記松樹在植物教科書裏叫做

顯花植物。總而言之，古松完全占領住他的意識，古松以外的世界，他都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了。他祇把古松擺在心眼面前當作一幅畫去玩味；他不計較實用，所以心中沒有意志和慾念；他不推求關係、條理、因果等等，所以不用抽象的思考。這種脫淨意志和抽象思考的心理活動，叫做「直覺」；直覺所見到的孤立絕緣的意象，叫做「形相」。美感經驗就是形相的直覺，美就是事物呈現形相於直覺時的特質。

實用的態度以善爲最高目的，科學的態度以真爲最高目的，美感的態度以美爲最高目的。在實用的態度中，我們的注意力偏在事物對於人的利害，心理活動偏重意志；在科學的態度中，我們的注意力偏在事物間的相互關係，心理活動偏重抽象的思考；在美感的態度中，我們的注意力專在事物本身的形相，心理活動偏重直覺。真、善、美，都是人所定的價值，不是事物所本有的特質。離開人的觀點而言，事物都混然無別，善惡、真偽、美醜就漫無意義。

○顯花植物 對隱花植物而言，亦稱有花植物，爲植物中之開花結實生種子而繁殖者，分被子植物、裸子植物二類。

【作者】

朱光潛 見本冊第十三篇。

三六 醉翁亭記

歐陽修

○環滁皆山也，其西南諸峯，林壑尤美，望之蔚然而深秀者，琅琊也。山行六七里，漸聞水聲潺潺，而瀉出於兩峯之間者，釀泉也。峯回路轉，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，醉翁亭也；作亭者誰？山之僧曰智仙也；名之者誰？太守自謂也。太守與客來飲於此，飲少輒醉，而年又最高，故自號曰醉翁也；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間也；山水之樂，得之心而寓之酒也。

若夫日出而林霏開，雲歸而巖穴暝，晦明變化者，山間之朝暮也。野芳發而幽香，佳

木秀而繁陰，風霜高潔，水落而石出者，山間之四時也。朝而往，暮而歸，四時之景不窮，而樂亦無窮也。至於負者歌於塗，行者休於樹，前者呼，後者應，僂僂提攜，往來不絕者，滁人遊也。臨溪而漁，溪深而魚肥；釀泉爲酒，泉香而酒冽；山肴野蔌，雜然而前陳者，太守宴也。宴酣之樂，非絲非竹，射者中，弈者勝，觥籌交錯，起坐而誼譁者，衆賓權也。蒼顏白髮，頽乎其中者，太守醉也。已而夕陽在山，人影散亂，太守歸而賓客從也。樹林陰翳，鳴聲上下，遊人去而禽鳥樂也。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，而不知人之樂；人知從太守遊而樂，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。醉能同其樂，醒能述以文者，太守也；太守謂誰？廬陵歐陽修也。

——歐陽永叔集——

【註釋】

○滁州 卽今安徽滁縣，滁水流經其東南境。歐陽修曾知是州。
○射 指投壺之戲以矢投壺中，故云射。
○觥籌交錯 觥，酒器；籌，行酒令之籌牌；交錯，言觥籌授受雜亂也。

【作者】

歐陽修 字永叔，號六一居士，吉州廬陵人。幼時家貧，得母教，舉進士。爲文初尙駢儷，後乃爲古文，溫純平易，爲宋代一大家。著有新唐書，新五代史及六一居士集。

三七 新城遊北山記

晁補之

去新城之北三十里，山漸深，草木泉石漸幽。初猶騎行石齒間。旁皆大松，曲者如○蓋，直者如○幢，立者如人，臥者如○虬。松下草間，有泉○沮洳伏見，墮石井，鏘然而鳴。松間藤數十尺，○蜿蜒如大蛇，其上有鳥，黑如○鴝，赤冠長喙，俛而啄，磔然有聲。

稍西一峯高絕，有蹊○介然僅可步，繫馬石嘴，相扶攜而上。篁篠仰不見日，如此四五里，乃聞雞聲。有僧布袍躡履來迎，與之語，○愕而顧，如麋鹿不可接。頂有屋數十間，曲折依崖壁爲○欄楯，如○蝸鼠繚繞，乃得出，門牖相值。既坐，山風颯然而至，堂殿鈴鐸皆鳴，二三子相顧而驚，不知身之在何境也。

且暮皆宿。於時九月，天高露清，山空月明，仰視星斗，皆光大如適在人上。窗間竹數

十竿相摩戛，聲切切不已。竹間梅棕，森然如鬼魅離立。突鬢之狀，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。遲明皆去。既還家，數日猶恍惚若有遇，因追記之。後不復到，然往往想見其事也。

——雞肋集——

【註釋】

①新城 今浙江新登縣，本三國吳之新城縣。五代吳越改名新登。宋復名新城，屬杭州餘杭郡。

②蓋 此言松之屈曲蟠結者，如傘蓋也。按釋名：「蓋在上，覆蓋人也。」曰繖，曰傘，皆蓋之別稱。

③幢 此言大松之矗然直立，形如旌幢也。按幢，音撞，旌旗之屬。見說文新附。④虯 同虯，說文：

「虯，龍子有角者。」此言松形如龍也。⑤沮洳 詩魏風：「彼汾沮洳。」注：「沮洳，水浸處下濕地也。」

⑥蜿蜒 音宛延，蛇行也。焦氏易林曰：「蛇行蜿蜒，不能上坂。」⑦鳩鴿 音劬欲，段

玉裁說文注曰：「今之八哥也。」⑧介然 孟子盡心：「山徑之蹊間，介然用之而成路。」說文：

「介，畫也。」介然，猶云畫然。⑨踣 直視貌。⑩欄楯 階際檻也。王逸曰：「縱曰欄，橫曰楯。」

⑪蝸鼠 蝸牛及鼠也。⑫突鬢 蓬髮也。

【作者】

晁補之 宋人。字无咎，少善屬文。十七歲從父官杭州，萃錢塘山川風物之麗，著七述，以謁通判蘇軾，軾先欲有所賦，讀之歎曰：「吾可以閣筆矣。」由是知名。舉進士，試開封及禮部別院，皆第一。以禮部郎中出知河中府，徙湖密果三州，主管鴻慶宮。還家葺歸來園，自號歸來子。大觀末，起知達泗二州，卒。補之才氣飄逸，嗜學不倦。工書畫，文章溫潤奇卓，出於天成。有《雞肋集》、《晁无咎詞》。

三八 遊記二篇

柳宗元

始得西山宴遊記

自余爲①僇人，居是州，恆②惴慄，其③隙也，則④施施而行，⑤漫漫而遊，日與其徒上高山，入深林，窮迴溪，幽泉怪石，無遠不到，到則披草而坐，傾壺而醉；醉則更相枕以臥，意有所極，夢亦同趣；覺而起，起而歸。以爲凡是州之山，有異態者，皆我有也。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。

今年九月二十八日，因坐法華西亭，望西山，始指異之。遂命僕過湘江，緣染溪，斫榛莽，焚茅茷。窮山之高而止，攀援而登，箕踞而遨。則凡數州之土壤，皆在衽席之下，其高下之勢，岈然洼然，若垤若穴，尺寸千里，攢蹙累積，莫得遯隱；縈青繚白，外與天際，四望如一，然後知是山之特出，不與培塿爲類，悠悠乎與灝氣俱，而莫得其涯；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。引觴滿酌，頽然就醉，不知日之入。蒼然暮色，自遠而至，至無所見，而猶不欲歸，心凝形釋，與萬化冥合。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，遊於是乎始。故爲之文以志。是歲元和四年也。

鈞潭西小邱記

得西山後八日，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，又得鈞潭。西二十五步，當湍而浚者爲魚梁，梁之上有邱焉，生竹樹。其石之突怒偃蹇，負土而出，爭爲奇狀者，殆不可數。其嶽然相累而下者，若牛馬之飲於溪；其衝然角列而上者，若熊羆之登於山。邱之小，不能一畝，可以籠而有之。問其主，曰：「唐氏之棄地，貨而不售。」問其價，曰：

「止四百！」余憐而售之。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，皆大喜，出自意外。卽更取器用，剗刈穢草，伐去惡木，烈火而焚之；嘉木立，美竹露，奇石顯。

由其中以望，則山之高，雲之浮，溪之流，鳥獸魚之遨遊，舉目熙熙然迴巧獻技，以效茲邱之下。枕席而臥，則清冷之狀與目謀，澹澹之聲與耳謀，悠然而虛者與神謀，淵然而靜者與心謀。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，雖古好事之士，或未能至焉。

噫！以茲邱之勝，致之澧、鎬、鄠、杜，則貴游之士爭買者，日增千金，而愈不可得。今棄是州也，農夫漁父，過而陋之，價四百，連歲不能售；而我與深源克已，獨喜得之，是其果有遭乎？書於石，所以賀茲邱之遭也！

——柳河東集——

【註釋】

○僂人 僂，音六，辱也。子厚以罪貶永州，故自稱僂人。又僂亦通戮，司馬遷報任安書：「重爲鄉黨所戮笑，以汚辱先人。」
○惴慄 音贅栗，憂懼之態也。
○隙 音義同隙，罅也。此言閒暇之時。

④施施 孟子：「施施從外來。」趙岐注：「施施，猶扁扁，喜悅之貌。」又孟子：「施從良人之所

之。」趙注：「施者，邪施而行。」按施即迤古字。⑤漫漫 無檢制貌。散漫也。⑥西山 零陵城

西二里瀟江澗有西山。⑦染溪 一名冉溪，即愚溪。⑧岿然 谷中大空貌。岿音蝦。⑨窪然

深曲貌。窪音蛙。⑩蹙 同促，迫也。⑪縲 音了，纏也。⑫際 會也，合也。易：「天地際也。」

又接也。淮南子：「高不可際。」⑬培塿 左傳作部婁：「太叔曰：部婁無松柏。」杜注：「部婁，小

阜也。」⑭元和 唐憲宗年號。⑮鈞鈞潭 鈞鈞，炭斗也，潭之形似之。見范成大驂鸞錄。⑯

湍 急流也。⑰魚梁 堰石障水而空其中，以通魚之往來者。⑱突然 聳起貌。⑲偃蹇

離騷：「瑤臺之偃蹇兮。」原注：「高貌。」與訓驕傲意別。⑳嶽然 聳立貌。㉑熙熙 老子：

「衆人熙熙，如登春臺。」義與「嬉」同。㉒澹澹 流水貌。㉓灃鎬鄠杜 四地名，均在陝西

西安境，漢上林苑地址也。

【作者】

柳宗元 字子厚，唐河東人。少精緻，文章卓偉，由進士官監察御史，坐王叔文黨，貶永州司馬，徙柳

州刺史，爲文益進，前文即在州時所作。著有柳州集。

三九 前赤壁賦

蘇軾

○壬戌之秋，七月○既望，蘇子與客泛舟游於○赤壁之下。清風徐來，水波不興。舉酒屬客，誦○明月之詩，歌○窈窕之章。少焉，月出於東山之上，徘徊於斗牛之間。白露橫江，水光接天。縱○一葦之所如，凌○萬頃之茫然。浩浩乎如○馮虛御風，而不知其所止；飄飄乎如遺世獨立，羽化而○登仙。

於是飲酒樂甚，○扣舷而歌之。歌曰：「桂棹兮蘭槳，擊○空明兮○泝○流光。渺渺兮予懷，望美人兮天一方！」

客有吹○洞簫者，倚歌而和之，其聲嗚嗚然，如怨，如慕，如泣，如訴，餘音嫋嫋，不絕如縷。舞幽壑之潛蛟，泣孤舟之○嫠婦。

蘇子愀然，正襟危坐。而問客曰：「何爲其然也？」

客曰：「『○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，』此非○曹孟德之詩乎？西望○夏口，東望○武

昌，山川相繆，鬱乎蒼蒼，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？方其破荊州，下江陵，順流而東也，舳艫千里，旌旗蔽空，醜酒臨江，橫槊賦詩，固一世之雄也，而今安在哉！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，侶魚蝦而友麋鹿，駕一葉之扁舟，舉匏樽以相屬。寄蜉蝣於天地，渺滄海之一粟。哀吾生之須臾，羨長江之無窮。挾飛仙以遨遊，抱明月而長終。知不可乎驟得，託遺響於悲風。」

蘇子曰：「客亦知夫水與月乎？逝者如斯，而未嘗往也；盈虛者如彼，而卒莫消長也。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，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；自其不變者而觀之，則物與我皆無盡也；而又何羨乎？且夫天地之間，物各有主，苟非吾之所有，雖一毫而莫取。惟江上之清風，與山間之明月，耳得之而爲聲，目遇之而成色，取之無禁，用之不竭，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，而吾與子所共適。」

客喜而笑，洗盞更酌，肴核既盡，杯盤狼籍，相與枕藉乎舟中，不知東方之既白。

【註釋】

①壬戌 宋神宗元豐四年。 ②既望 月之十六日也。十五日為望，故十六日為既望。 ③赤壁

赤壁有三，皆在湖北。曹操敗處在嘉魚東北，蘇子所遊在黃岡城外。潘稼堂赤壁詩：「亦知孫曹

爭戰處，遠在鄂渚非齊安。聊借英雄發感慨，移山走海聘筆端。」正曉事人語。 ④明月之詩

月之詩，或謂指詩陳風月出篇：「月出皎兮，佼人僚兮，舒窈窕兮，勞心悄兮。」蘇子據首句言，遂以

「明月」名篇。 ⑤窈窕之章 指月出篇首章。窈窕猶窈窕，皆疊韻，為形容美好之詞。見辭通卷

十四。 ⑥一葦 喻小舟也。 ⑦萬頃 百畝曰頃，萬頃極言其廣也。 ⑧馮虛御風 馮，音義同

憑；御風，「列子御風而行，泠然善也。」見莊子。 ⑨羽化 道家謂成仙曰羽化。謂其能生羽翼，飛

升變化，出於天地之外也。 ⑩扣舷 擊船邊也。 ⑪空明 謂月映水中也。 ⑫泝 同溯，音訴，

逆流而上曰泝。 ⑬流光 月光與波光俱流動也。 ⑭洞簫 簫之無底者曰洞簫。 ⑮嫠婦

嫠，音釐，無夫之婦曰嫠婦。 ⑯月明二句 曹操短歌行之句。 ⑰曹孟德 曹操字。 ⑱夏口

今湖北夏口縣。 ⑲武昌 今湖北武昌縣，仍為省會。 ⑳繆 音了，同繆。 ㉑周郎 卽三國吳

周瑜，字公瑾。 ㉒荆州 後漢荆州刺史治漢壽，故城在今湖南武陵縣東北。三國吳徙治南郡，歷

代遂以其地為荊州。民國廢，今江陵縣，即舊府治也。①江陵 今湖北江陵縣。②舳舻 音遂

盧，船尾為舳，船首為舻。③醴 音師，醴酒，酌酒也。④槩 矛也。矛長一丈八尺曰槩。⑤江渚

江中之小洲。⑥蜉蝣 小蟲，朝生暮死，壽命最短。⑦逝者如斯 逝者，指水也。論語：「子在

川上曰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。」⑧盈虛者 指月也。⑨一瞬 目動曰瞬，喻至短之時也。

⑩狼藉 雜亂貌。⑪枕藉 枕，去聲，坐臥其上曰藉。

【作者】

蘇軾 見本冊第二八篇。

四〇 詩詞三首

短歌行

曹操

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慨當以慷，憂思難忘。何以解憂？惟有①杜康。②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，但為君故，沈吟至今。③呦呦鹿鳴，食野之苹，我有嘉賓，鼓瑟吹

笙，明明如月，何時可會撥？憂從中來，不可斷絕！越陌度阡，^⑤枉用相存，契闊談讌，心念舊恩。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，繞樹三匝，何枝可依山不厭高，水不厭深。^⑥周公吐哺，天下歸心。

赤壁歌

李白

^⑦二龍爭戰決雌雄，赤壁樓船掃地空。烈火張天照雲海，周瑜於此破曹公。君去滄江望澄碧，鯨鯢唐突留餘迹。一一書來報故人，我欲因之壯心魄。

念奴嬌 赤壁懷古

蘇軾

大江東去，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。故壘西邊，人道是三國孫吳赤壁。亂石崩雲，驚濤掠岸，捲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畫，一時多少豪傑。遙想公瑾當年，^⑧小喬初嫁了，雄姿英發。羽扇^⑨綸巾，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。故國神遊，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。人生如夢，一尊還酹江月。

【註釋】

①杜康 本人名，能造酒，後因稱酒爲杜康。

②青衿二句 見詩鄭風子衿篇。毛傳：「青衿，青領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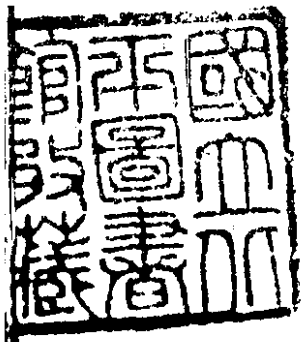
也。學子之所服。」
 ③鹿鳴，四句。見詩小雅鹿鳴篇。
 ④掇，拾取也。
 ⑤枉用相存，枉，曲也。
 存，問也。
 ⑥周公，周公攝政，禮賢下士，一沐三握髮，一食三吐哺，言其勤政愛才也。
 ⑦二龍，指曹操孫權。
 ⑧小喬，喬玄之女，嫁周瑜。
 ⑨綸巾，綸音關，綸巾，青絲綬所製巾也。諸葛亮所創，見三才圖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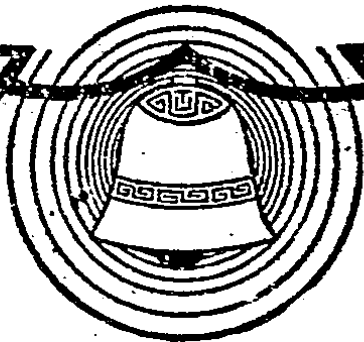
【作者】

曹操 字孟德，爲漢大將軍，進丞相，及子丕，遂篡漢位。

李白 字太白，唐詩人，世稱謫仙。

蘇軾 見本冊第二十八篇。



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初版

初用 中國文精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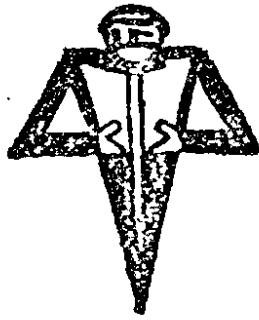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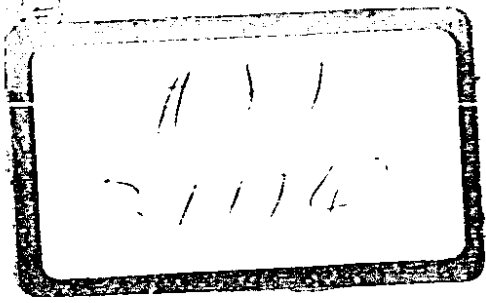
(共六册)

第五册 定價國幣九角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原編者	汪懋祖
原選注者	汪定奕 張聖瑜 沈榮齡
重選注者	許夢因 周侯子
發行人	張裕光
印刷所	吳秉常
發行所	正中書局

(2370)



0.90